

後漢書集解

列女傳第七十四

後漢書八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暉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詩書之言女德尙矣

詩謂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釐降二女子于媯汭嬪于虞尙遠也

若夫賢妃助

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

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已後綜其成事述爲

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嬖李姬各附家傳

嬖梁竦女李姬李固女也

若斯之類竝不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

已

集解惠棟曰嫌錄董祀妻故云先謙曰官本在作任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

苦故曰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

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曰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

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鹿

車或云樂車入傳舍偃臥無憂無牛馬而能行者獨一人拜姑禮畢

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集解王鳴盛曰

此下宜增一句云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集解惠棟曰永傳云

以不附王莽見殺宣前妻子後母即少君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

挽鹿車時不集解先謙曰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

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吾焉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

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集解惠棟曰孫

恂云漢複姓有令狐氏本自畢萬之後國語云晉大夫令狐文子即魏顛也自漢以後世本太原至邁為王莽所誅邁少子始居燉

也煌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

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鄭玄注禮記云耒耜之上

曲者也說文曰耒耜曲木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沮喪也怍慙也集解沈欽韓曰唐書世系表霸生咸

文苑英華劉禹錫王涯家廟碑云霸孫甲亦號徵君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

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

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厯齒未知禮則曹輩也集解沈欽韓

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齟齬厯齒注厯猶疏也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

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

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屈音渠勿反集解先謙曰屈與崛義同有是哉遂共

終身隱遁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

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後常以雞鳴遡流而汲江

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

羞使鄰母已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

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

託曰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

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詩有田濱江澤鹵泉流所溉盡為沃野華陽

國志云其泉灌田六頃施及比鄰李吉甫云今泉在漢州德陽縣北三十九里先謙曰宋歐陽修詩集注峽州甘泉寺在臨江一山

上與縣解相對寺有清泉一泓俗傳姜詩泉亦有姜詩祠詩廣漢人而泉祠在此修令夷陵時有詩或詩後宦游經此人為立祠並

附會孝泉余曾過之信不誣也每旦輒出雙鯉魚常已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

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公孫述平後東精為賊掠害不

敢入詩里東精人姓名也案赤眉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

散賊不當至蜀華陽國志是也之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東觀記云後吏譴詩掘出示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永平三年

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為郎

中集解先謙曰官本無爲字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

今瀘州治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集解惠棟曰孝字長平自有傳字阿少習儀訓

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

集解惠棟曰皇甫謐列女傳云長平德行純粹海內知之當曰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

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樊姬故不食鮮

禽以諫王齊桓公好音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公竝解見文苑傳也故君曰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

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

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集解王補曰趙阿顯拒尊章之命隱

遂良人之慝有玷女箴尤乖婦順昭茲彤管斯爲濫矣

扶風曹世叔妻者集解先謙曰據三輔決錄注世叔名壽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

惠班一名姬集解沈欽韓曰陸龜蒙小名錄班昭字惠姬文選李善注引范書正作惠姬此誤衍班一名三字博

學高才世叔早卒

集解沈欽韓曰案下女誠云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

漸訓誨則昭適曹氏四十餘年尚有未嫁之女世叔不為早卒

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入表

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踵繼也

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

集解錢大昕曰此家字相傳讀如姑

攷古書家室之家亦讀為姑詩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以家協姑逋今人氏傳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以家協姑逋今人皆轉為古牙切獨此大家字尚存古音惠棟曰今人讀大家為大姑角里先生為祿里此古音之僅存者每有貢獻異

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已出入之勤特封

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

閣下從昭受讀

集解王鳴盛曰漢人讀書必有師傳無師不能讀三國吳志吳主五子傳孫權之長子登既立為太

子權欲使讀漢書知近代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昭之子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可見

後又詔融兄續

繼昭成之

融兄名續見馬援傳集解何焯曰司馬彪云馬續述天文志續字季則見馬援傳末惠棟曰世系云嚴七子固

伉飲鱒融留續則續為融弟

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召母憂上書乞身太

后不欲許曰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

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前書曰狂

夫之言明主擇焉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妾昭得曰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

曰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

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孟子曰

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

居周此言邠者蓋本其始而言之也所曰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曰禮

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

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騰而曰方垂未靜拒

而不許如後有豪毛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則誠恐推讓之名

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曰示蟲

蠹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騰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誠七篇有

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

訓母傳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

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

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言執箕帚主賤役以事舅姑

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

兢兢常懼黜辱已增父母之羞已益中外之累

中內也

夙夜劬心勤不

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

素先也

恒恐子穀負

辱清朝

三輔決錄注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椽察孝廉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

穀即成之字也集解惠棟曰案注為長垣長大家集云永初七年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陳留長謂陳留縣之長即

長垣也沈欽韓曰前云封子成關內侯章懷因以子穀為字以合之恐大家不應呼其子之字也或成一名穀耳

聖恩橫

加猥賜金紫

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集解沈欽韓曰謂成為關內侯也魏志關內侯關中侯皆金印紫綬注誤

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已為憂也但傷諸女

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

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

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去矣猶言從今已往

卑弱第

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墼而齋告焉

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

載弄之瓦毛萇注曰瓦紡墼也箋云臥之於地卑之也紡墼習其所有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事下有於紡績三字

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

人也弄之瓦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

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

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

不自名己之善也

有惡莫辭忍辱含

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

作起也集解先謙曰官本

注在執務私事不辭劇易

劇猶難也

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

正色端操曰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曰供祖宗

潔

也謂食也左傳曰潔齊豐盛也

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

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

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

節也是曰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

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

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關雎樂得賢女以配君子也

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

無曰御婦婦不賢則無曰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

則義理墮闕

墮音許規反墮廢也

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

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曰書傳殊不知夫

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

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

禮記曰八歲入小學獨不

可依此曰為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曰剛為德陰

曰柔為用男曰彊為貴女曰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

其虺

集解惠棟曰荀子云百姓賤之如佞惡之如鬼楊倮云字書無佞字蓋當作虺病人禮記云吾欲暴虺而奚若

生女

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

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
知止足也寬裕者尙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
媾黷媾黷既生語言過禮記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
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
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尙
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
義曰和親恩曰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
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
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
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
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
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曰時身不

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曰奉賓客是謂婦

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

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孔子之言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在此之謂也句下些之謂

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持至尊在不

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天固

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

故女憲曰集解沈欽韓曰前書班婕妤傳有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此大家所稱引者亦其類得意一人是

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

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淫聽曰

不邪見集解先謙曰官本不作無出無容集解惠棟曰古文易作野容鄭氏云妖野容儀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

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陝輸不定

貌集解惠棟曰陝本作陵女子態說文云前却陵媚也從女陝聲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

窈窕妖冶之貌也

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

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

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曰恩自離者

集解沈欽韓曰離讀為麗左宣

十二年傳注麗著也

亦有曰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曰義

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

固宜從令

不爾猶不然也

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

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影響言順從也

和叔

妹第七

集解先謙曰昏義鄭注室人謂女媖女叔諸婦也疏女叔謂壻之妹也釋親夫之女弟為女妹是叔妹皆謂小姑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

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

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曰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

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

論語孔子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而况婦人者也雖曰賢女之行聰哲之性

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執也易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

金物之堅者若二人

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為臭也

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

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

淑善也美女曰媛

則能依義曰篤好崇恩曰結援

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鄰

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托名曰自高於妹則因寵

曰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曰美隱而過

宣姑忿而夫愠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

益君子之累

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

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

易繫辭之

也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曰和矣詩云在此無惡在彼無射其

斯之謂也韓詩周頌之言也射厭也射音亦毛詩射作數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此作彼彼作此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

妹曹豐生昭豐之妹也亦有才惠為書曰難之集解沈欽韓曰案女誠何可難廣博物志三輔

決錄曰周季貞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問神其姨曹大家難之當是因彼事而傳焉辭有可觀昭年七

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

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集解沈欽韓曰文選有東征賦藝文類聚有曹大家鍼縷賦又有大雀賦

曰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又有蟬賦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

家讚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集解惠棟曰本搜神記羊子嘗行路

得遺金一餅還曰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讖曰水名

盜泉仲尼不漱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解見文苑傳也況拾遺求利曰污其行乎羊

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

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機生自蠶繭成於

機杼一絀而累已至於寸

集解沈欽韓曰說文絀織絹从糸貫杼也類篇絀古還切先謙曰官本絀作絲

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

積學當日知其所亡

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亡能亡無也集解惠士奇曰列女傳云孟子既

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樂羊子妻

之言本此 已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

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園

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

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

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

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

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穆姜安眾令程

祇妻祇似文矩名以程為陳未詳孰是有二男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二子淮基而前妻四子集解

曰華陽國志云四子興敦觀豫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安眾縣屬南陽郡四子曰母非所

生憎毀曰積而穆姜慈愛温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

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曰遠之對曰吾方曰義相導

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

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集解先謙曰吾官本愛作授吾

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

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

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興等自知失子道謁南鄭獄受不愛親罪太守嘉之復除門戶

常以二月八日社致肉三十斤酒米各二斛六斗常璩述云穆姜温仁化繼為親遣散四子許曰修革自

後訓導愈明竝為良士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六子相化皆作令士五人州郡察舉基字稚業特雋逸為

南郡太守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

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

前書孝文帝楊王孫

令汝

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

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婆娑神

集解何焯曰困學紀聞云曹娥碑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婆娑樂神以五月五

日迎伍君傳云婆婆娑神誤也沈欽韓曰詩正義引李巡曰婆婆娑樂

辟舞也是婆婆非神名藝文類聚會稽典錄云於縣江沂濤迎波

娑字也先謙曰案文義是婆婆娑迎神寫本誤倒溺死不得屍骸娥

娥投衣於水祝

年十四乃泐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

至元嘉元年

集解惠棟曰袁

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

遂隨衣而沒衣字或作瓜見項原列女傳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

會稽典錄曰上

吏莫有紀者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涪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

作曹娥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

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齧

白集解王鳴盛曰注引會稽典錄盛誇邯鄲涪碑文之美蔡邕題云黃絹幼婦外孫齧曰謂絕妙好辭也今觀其文淺陋荒率何絕

妙之有皆文士增飾耳惠棟曰
水經注云尚外甥邯鄲子禮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

家業呂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

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

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呂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爲

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

集解惠棟曰盧熊云案順帝建康元年揚州刺史尹耀討范容敗沒榮

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讐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呂祭升

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

集解惠棟曰列女後傳云黃巾賊陳寶欲干穢之

榮踰垣走賊

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呂身受辱寇虜

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靄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集解王鳴盛曰曝書亭集以爲許昇妻爲黃巾所殺麋府君斂錢

葬之不引正史而但以爲傳聞之言名字事迹又皆互異惠棟曰列女後傳云麋府君聞榮高行遣主簿祭之又出錢助縣爲冢於嘉興郭里墟北名曰義婦坂盧熊云麋府君卽麋豹永興二年吳

郡太守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

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

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

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已為笑今處姊

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逸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

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曰

貨財為損何邪集解王補曰馬融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對

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論語曰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它人之賢者猶丘陵焉猶可踰也仲尼如

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

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集解惠棟曰蔡邕馬

氏靈表云春秋六十有三卒於光和七年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

情賦云

酒泉龐涓母者

集解先謙曰官本涓作清

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

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曰為莫已報也

集解何焯

曰魏志注引皇甫謐列女傳云字娥親父曰趙安讐曰李壽

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

曰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

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

集解錢大昕曰福祿當作祿福詳見郡國志

解印

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

理何敢苟生曰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

曰束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

集解惠棟曰案皇甫

謐列女傳男名玉也

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

天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曰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

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曰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

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曰來歷代不替

男曰忠孝顯女曰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曰豫自刑

翦曰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釐寡婦曰釐

縣邑有祀必膳焉膳祭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膳焉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集解官本考證曰唐張懷瓘書斷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

規之妻也周壽昌曰案傳稱夫人善屬文能草書書斷云有才學工隸書列諸妙品是唐時真蹟流傳張氏猶見也規初喪

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

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曰駢輜百

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

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

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

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

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

中已其頭懸鞆鞭撲交下周禮考工記曰鞆長六尺妻謂持杖者

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

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尙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

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已采許之魏書奕字伯益嘉之子也

景雲曰郭嘉卒於建安十二年年三十八距荀爽之歿幾二十年

計爽存日嘉年方冠不得有授室壯子又爽名德素著亦定無強

奪女志事爽奕二字必有誤沈欽韓曰此郭因詐稱病篤召采既

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

激敕衛甚嚴集解王補曰文姬名節不振議者猶以是為伯喈羞

荀采守義陰氏逼脅再醮卒致自縊為之父者竟出

於當日號為人師之荀爽爽名重一時行事之慎乃至於此臣道與妻道皆取象乎坤何怪或謀篡漢顛與勛亡魏亂晉襲爽之故智以謂是家法云爾也自程子餓死事小失身事大之教行夫人皆知崇尚名義此則正學之效焉

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

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集解惠棟曰荀氏家傳云采入郭氏

室暮乃去帷帳建四燈斂色正坐請奕人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

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

曰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曰衣帶自縊左

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健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資中人字媛姜建安

五年益部亂道聚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

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

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齋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

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集解沈欽韓曰獄卒夜察囚當呼問前書王章小女所云平生

獄吏呼度道已遠乃召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

其義終身不娶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道雖仕宦當世痛感終不更娶翔亦不仕常璩述云媛姜匹婦勉夫

濟子授命囹圄義踰國士

孝女叔先雄者健為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叔先複姓也華陽國志雄作絡范書據搜神記作雄傳寫

誤也水經注云絡符人錢大昕曰水經注符縣長趙社遣吏光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

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

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碑與此傳所載即一事而姓名互異華陽國志亦云符有先絡樊道有張帛絡與帛協韻則其名

當為絡不為雄矣水經注亦引符有先絡樊道有張帛絡與帛協韻則其名與范史皆作先而史又多叔字廣韻亦以叔先為複姓則此女本

姓叔先或單稱先猶諸葛之稱葛也雄當是雜字之譌雜與絡同音國語王孫雜今本亦譌為雄此其證也王伯厚引水經注以為

光終終亦譌字周壽昌曰此女父家姓先夫家姓叔廣韻左傳魯公子叔弓之後光武破虜將軍叔壽是有叔姓也其父泥和華陽

國志作先尼和父泥和集解惠棟曰泥一作沈一作江見益部耆舊傳又華陽國志云先尼和以先為姓

永建初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永建元年

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

乘船墮湍水物故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溺水死成濡灘華陽國志作成湍灘

尸喪不歸雄感

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竝數

歲

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云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貫年三歲

雄乃各作囊盛珠環弓繫兒

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

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

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二年二月十五日搜神記

弟賢其

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

江上

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云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

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集解

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太守蕭登高之上尚書遣戶曹掾為之立碑人為語曰符有先絡夔道張帛帛黃氏張貞妻事與絡相類也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

於音律

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謬

御覽五百七十七蔡琰別傳曰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樂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言之何不足知也適

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

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

集解沈欽韓曰南匈奴傳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

合寇河內諸郡魏志初平三年太祖擊匈奴於夫羅于內黃大破

之四年春袁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

据史則匈奴曾寇陳留文姬所以沒也玩文姬詩詞則其被掠在

山東牧守興兵討卓劫帝入長安遣將徐榮李蒙四出侵掠文

姬爲羌胡所得後乃流落至南匈奴也時邕尚在故有感時念父

母之語其贖歸也家門滅絕故有既至家人盡語此當爲初平年

事傳云興平非也興平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

集解惠棟曰蔡琰別傳云琰在左賢

則李郭之亂非董卓矣

王部中春月登胡殿感筋之音懷凱風

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

乃遣使者召金壁贖之

集解沈欽韓曰御覽八百六引魏文帝蔡伯喈女賦序曰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

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

璧於匈奴贖其女還而重嫁於祀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

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

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

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爲改容

集解惠棟曰邱光廷云不乘車者謂之徒行不履韞者謂之徒跣今

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爲改容

謂之徒行不履韞者謂之徒跣今

文姬蓋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公與巾韞鄭玄禮記注云徒猶空也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

奈何文姬曰明公廢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

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弓頭巾履韞操因問

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

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集解惠棟曰張華博物志

云蔡邕有書近萬卷漢末載數車與王粲又邕集巴郡太守謝表

云詔書前後賜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議合成二百一十

二卷蓋自秦禁挾書漢以來非詔書所賜不敢藏也晉以後猶然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

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女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

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集解何焯

曰董卓傳卓以牛輔子瑁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

李傕郭汜張濟擊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略陳留潁川諸縣殺

掠男女所過無復遺類文姬流離當在此時蔡邕傳邕在長安與

從弟谷謀東奔兗州又欲遜逃山東時未必以家自隨也蘇氏以

董卓既誅邕乃隨坐不應文姬先罹其辭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

禍亂疑此詩為後人作考之不詳也

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曰自疆海內興

義師欲共討不祥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

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豸拒豸音直庚反

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

肝脾為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

失意機微間輒言斃降虜集解先謙曰要當曰亭刃曰亭蓋事之

誤前書蒯通傳事刃于公之腹作亭止解不可通我曹不活女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

或便加極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

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

處所多霜雪集解先謙曰官本多作生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

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

輒復非鄉里邂逅傲時願集解沈欽韓曰傲當從人旁作傲佩觸云傲古堯反傲倖傲古弔反循也小道

也賈昌朝羣經音辨
不部乃混而一之
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

綴人心集解惠棟曰莊子云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曰念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念

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

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

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集解惠棟曰出韋賢傳論衡云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

則愚癡矣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

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

嗚咽去去割情戀邁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

腹子匈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集解惠棟曰中外卽中表也費鳳別碑云

中表之恩情兄弟與甥舅十七帖云與足下中表王宏撰注云舅姑之子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

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粦粦對孤景怛

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

復疆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集解惠棟曰謂董祀也竭心自勸厲流

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薄

祐兮遭世患集解先謙曰祐當作祐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

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

能安冥音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背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

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近陰遠陽陰氣凝兮雪夏零沙

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

竊停兜離句奴言語之貌集解沈欽韓曰兜離卽侏離南蠻傳曰語言侏離兜侏聲同東都賦傑侏兜離講張亦作侏張也先

謙曰侏兜雙聲字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

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

邊馬鳴集解惠棟曰笳別傳作笳孤雁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

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

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嘯失聲集解先謙曰官本嘯作號我掩耳

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集解先謙曰官本走作徒頓復起兮鬢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

但絕兮死復生列女後傳琰字昭姬也集解王補曰劉知幾史通人物云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

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

者也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善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

贊曰端操有蹤集解惠棟曰楚詞云內唯省以端操女戒云正色端操幽閑有容區明風烈

昭我管彤婦人之正其節操有蹤跡可紀者及幽都閑婉有禮容者區別其遺風餘烈以明女史之所紀也管彤赤管筆

解見皇
后紀

列女傳第七十四終後漢書八十四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四校補

列女傳王霸妻傳沮怍不能仰視集解沈欽韓曰唐書世系表霸

生咸柳從辰曰世系又云霸長子殷漢中山太守四世孫寔寔子懋後漢幽州刺史六世孫光後魏并州刺史生罔度支

部尚書烏丸校尉廣陽侯因號烏丸王氏

姜詩妻傳廣漢姜詩妻者

柳從辰曰詩字士遊見華陽國志

水去舍六七里

柳從辰曰水經注洛縣有沈鄉去江七里姜士遊之所居

還母渴詩責而遣之

柳從辰曰華陽國志云詩呼妻使為母春應命遲見遣不敢遠去與傳稍異

周郁妻傳乃自殺莫不傷之

案穀梁錄伯姬之貞行斯干戒女子以無非婦道從夫在於執義守已而

已夫能刑妻妻不能刑夫也故三綱並立而禮經獨無責婦以正諫其夫之明文樊衛之悟其君皆以身感之而非正諫猶脫簪之義也然亦幸遇其君之本賢耳後世如樂羊子許升之妻因事進規幾於正諫矣要未有庭訓在上而子可唯婦言是用者趙阿閑於婦道何至無以感其夫而郁之驕淫輕躁卒未變焉偉不自責而責新婦實奇謬人也阿既不見諒於夫復不見諒於夫之父誠哉生亦何聊以死悟夫即以曲承君舅之命用心彌苦而其知禮守正為尤賢矣

曹世叔妻傳采狂夫之瞽言注前書曰

官本注 書誤漢

賴母師之典訓注左傳曰宋伯姬卒傳母也

案左傳本作待姆也 注姆女師也此譌待

為傳而又兼有脫誤耳當改云春秋宋災伯姬卒穀梁傳曰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公羊傳作不見傳母不下堂母本一作姆左傳曰待姆也杜預注云姆女師也

弄之瓦塼注毛萇注曰

官本注 曰作云

不辭劇易注劇猶難也

官本難 作雜

詩著關雎之義注詩關雎樂得賢女

官本注 賢作淑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注若二人同心

官本注 無若字

樂羊子妻傳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注解見文苑傳也

官本注未 無也字

此機生自蠶繭

官本機 作織是

稽廢時月

官本月 作日

曹娥傳於縣江沂濤迎婆婆娑神集解先謙曰案文義是婆婆娑迎神

寫本誤倒

謹案傳作迎婆娑神惠棟補注謂范本會稽典錄或別有據侯康曰惠所稱典錄蓋本御覽四百十五然

世說捷悟篇注引典錄正作娑娑樂神御覽所引恐是後人依范書改之者耳侯說甚確蓋曹娥碑固是名碑典錄范書必兼取資碑云娑娑樂神云迎伍君范改樂神為迎神自見筆削之妙

龐涓母傳酒泉龐涓母者集解先謙曰官本涓作涓

謹案涓為誤字已詳目錄

蓋宋本殘字毛氏偶失審定也

十餘年不能得

柳從辰曰據魏志注引皇甫謐列女傳娥親龐子夏妻子涓出行聞讐會宗族慶賀趙氏強壯已盡

以啟娥親娥親乃陰市名刀棄家事乘鹿車伺壽今案娥報父讐在已適人有子成立之後且伺之閱十餘年不懈可謂至艱矣傳書涓母不曰子夏妻必子夏亦前卒矣

陰瑜妻傳後同郡郭奕喪妻注嘉之子也

注嘉各本皆譌壽依魏志改

董祀妻傳又妙於音律集解沈欽韓曰

至何不足知也柳從辰曰文姬之辨

絕絃別傳載時年六歲故劉昭入之童幼傳也至援引左氏出口成章恐涉傳會矣

痛其無嗣

案邕傳未嘗言邕無後此云痛其無嗣或有子未能嗣業或子已卒孫猶稚也無嗣猶云無傳與無後自有別

邕有孫襲明見晉書羊祜傳固非無後也祜後母蔡同為邕女
舍已子承不養而專養祜抑又至賢而操必遠贖文姬者正以
文姬獨能傳父業耳至世說輕詆篇注引蔡充別傳云充祖睦
蔡邕孫也此則有誤睦乃邕叔父質之孫於邕為從子並見晉
書蔡
豹傳

作詩二章集解何焯曰

至

考之不詳也

案本傳言文姬歸甯於家為胡騎所獲疑本於路被

略並未抵家也邕文字亦無言及其家被禍者

熒熒對孤景

熒官本作熒後追持我兮走熒熒並同案熒熒皆即熒之或體

心怛絕兮死復生注列女後傳琰字昭姬也

案此注應在傳首字文姬下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後漢書八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暉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祗也言仁而好生萬物祗地而出

事見風俗通集

解惠棟曰風俗通作祗又風俗通云萬物祗觸地而出

故天性柔順易曰道御至有君子不

死之國焉

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

為人黑色壽不死並在東方也集解惠棟曰括地圖云君子民好讓故為君子國說文云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

不死之國夷有九種

竹書紀年曰后芬發即位二年九夷來御也

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

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

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

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集解惠棟曰論語疏云九夷一曰元菟樂浪高

麗滿飾息夷索家東屠倭人天鄙

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

孔安

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太康啟之子也槃于

游田十旬不反不恤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

舞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子也竹書紀年曰桀為暴虐諸夷內侵

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書紀年曰仲丁即位征

於藍夷也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敵東夷寢盛遂分遷淮岱

漸居中土武乙帝庚丁之子無道為革囊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

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尚書武王崩三監及

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誥又曰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淮夷集解沈欽韓曰禮檀弓徐容居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即此

乃率九夷呂伐宗周西至河上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已為

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持所棄卵銜已歸母母覆暖

尸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穆王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為伯

偃王處潢池東

地方五百里水經注曰潢水一名汪水與泡水合至沛行仁義陸

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集解沈欽韓曰淮南人間訓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說苑指武篇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此云三十六從史記穆王後得驥騮之

乘史記曰造父曰善御幸於周穆王得赤驥盜驪驊騮耳之駟

賓獻一驪馬西巡狩樂而忘歸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穆王八年北唐來是生騮耳乃使造父御已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造父解見於

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集解沈欽韓曰說苑指武篇王孫厲謂楚文王曰王若不伐徐楚必事徐文王

遂興師伐徐殘之案偃王既當穆王時不得已楚武王熊通之子

文王連文此傳記之謬洪興祖楚詞補注亦言之先謙曰竹書紀

年云穆王十三年冬十月造父御王入於宗周十四年王帥楚子

伐徐戎克之竹書出皇甫謐偽撰不足據信穆王克徐楚文滅徐

蓋是二事合之遂不可通譙周古史考云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

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周之獻疑固當然尚已滅徐混而為一終

莫能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

東山下百姓隨之者已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武原縣故城在今

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

室祠處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已得天瑞自稱偃王

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鬪為楚所敗北
走此山也集解沈欽韓曰徐山在今徐州府銅山縣南七十里其
一在邳州西南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

伐而平之毛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
平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

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土疆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及幽王淫

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左傳
楚靈

王蔡侯陳侯鄭伯
許男淮夷會於申後越遷琅邪與其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

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

避地朝鮮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
為置吏築障漢興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東走

渡沮水居秦故空地稍役屬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也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

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邊前書莽發高句麗兵
當伐胡不欲行郡縣

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為寇州郡歸咎於高句麗
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宜慰安之建武之初復來

朝貢時遼東太守祭彤威讐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

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

滋曼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集解劉攽曰使

驛不絕案郵驛中國可有之不可通於四夷自前書皆言使譯使

即使者譯則譯人故合作使譯此書內有自作使驛處明是後人

不曉妄改之何焯曰案西域傳論云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

驛不絕於時月則西域都護所領者亦有郵驛但不可曰該四夷

使驛當如前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著烹飲酒歌舞

書從譯耳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左傳曰仲尼學官名

於邾子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

子男皆號諸侯云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

弱水集解沈欽韓曰通典營州柳城縣東南有饒樂水即弱水也北史登國三年道武親討庫莫奚至弱水南大破之魏紀則

云渡弱落水又蠕蠕傳北徙弱洛水則弱水省文也唐書北狄傳太宗曰奚長可度者內附置饒樂都督府已阿會部為弱水州奧

失部為洛瓌州通典云庫莫奚分為五部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一名如洛瓌水蓋饒樂之誤展轉四名其實一也地方

二千里本滅地也

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奉天府開原縣扶餘國地唐置黑水州都督後勃海大氏取扶餘地改

扶餘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

索或作橐音度洛反集解沈欽韓曰論衡吉驗篇作橐離案晉書有裨離

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疑此是也隋書曰為高麗非

其侍兒於後倭身

倭音人

王還欲

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曰有身王囚之

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

牢圈也

豕曰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

蘭即欄也

馬亦如之王曰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

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

今高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集解惠

棟曰北史作掩滯水沈欽韓曰魏志注作施掩水隋百濟傳作掩水李注曰為蓋斯水此乃前志西蓋馬之馬訾水今鴨淲江也

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

集解惠棟曰魏略云魚鼈浮為橋東明得

度魚鼈乃解散

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土宜

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豹

豹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集解洪頤煊曰釋獸貂無前足釋文字本作豹字林云獸

無前足似虎而黑此貂豹連稱當言其皮可為裘者非豹獸也說文獸鼠屬善旋從豸穴聲篆文作豹與豹字相類而譌注誤證

大珠如酸棗

集解沈欽韓曰東夷考畧長白山在開原城東南四百里其巔有潭流水下成湖陂湖中出東珠貴者且

千金曰員柵為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彊勇而謹厚不為寇

鈔曰弓矢刀矛為兵曰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

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曰臘月祭天大會

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

集解沈欽韓曰天中記謝承書云東夷三韓俗曰臘日家家祭祀俗云臘鼓鳴

春草生也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為臘日

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

曰躡占其吉凶

魏志曰牛躡解者為凶合者為吉

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

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

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

集解沈欽韓曰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

夫餘也俗尤惡妒者殺之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輸牛馬乃與之

兄死妻嫂死則有椁無棺殺人

殉葬多者曰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曰玉匣付玄菟郡

集解

先謙曰魏志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

王死則迎取曰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

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
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
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
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
角抵戲已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
將二萬餘人寇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集解
日東觀記魏志公孫度傳皆作域至靈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
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

集解沈欽韓曰元史地理志瀋陽路本挹婁故地又開元路古肅慎之地通典其國在不

咸山北晉書肅慎魏曰統志長白山在吉林烏喇城東南古名不咸山今奉天府鐵嶺縣承德縣及甯古塔黑龍江並挹婁國地

挹婁故城在今鐵嶺南六十里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

知其北所極

集解沈欽韓曰魏書勿吉國自和龍北三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

洛壤水水廣里餘鞣水即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

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噫史聖宗太平四年詔改

源出長白山即占粟末水東夷考畧云混同江北過辰於海地名

烏龍唐書北狄傳黑水靺鞨居肅慎地北至海西屈而東入於海通名

黑水靺鞨東瀕海西屬突厥南高麗北室韋其部酋著者曰粟末

部居最南抵太白山白靺嶺依粟末水曰居東北曰汨咄部又次曰

安居骨部益東曰拂涅部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東曰白山部黑

水居最北渤海本粟末靺鞨姓大氏高麗滅後率眾保挹婁之東

牟山唐睿宗先天中曰祚榮為渤海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

郡王自是始去靺鞨專稱渤海

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

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為穴居集解沈欽韓曰北史深末怛室

弓深為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弓豕膏塗身

厚數分弓禦風寒夏則裸袒弓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

厠於中園之而居自漢興弓後臣屬夫餘種眾雖少而多勇力處

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

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集解惠棟曰肅慎國記云石山在

國東北取之必先祈神石利入鐵

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

俎豆

集解劉放曰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有俎豆案文多一此字沈欽韓曰夫餘晉時尚有其國晉書太康六年為慕容廆所

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東

夷校尉何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至晉未始有百濟魏書云百濟

其先出自夫餘南北史並言馬韓之一種然北史云東明至夫餘

而王至仇台篤始立國於帶方遼東公孫度曰女婁之遂為東夷

強國魏志勅初曰百家濟因號百濟隋書云百濟出自高麗然二

史所敘先系悉夫餘國也魏志尉伏台死傳簡位居麻余依慮三

世依慮國破自殺皆無百濟之號沈約姚察書則云東晉世高麗

畧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推考百濟立國之由當在依慮自殺

子弟走保沃沮此時曰百家濟海故號百濟耳自晉曰下有百濟

無沃沮可見漢魏之沃沮即六朝之百濟而夫餘後亦自復舊土

兩國並立唐書百濟王扶餘璋仍曰魏書云世宗引見使臣芮弗

悉曰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為百濟所併則二國並立且二百年

隋史等已為後漢末號百濟謬矣諸史於東夷傳兩國源流未悉

蓋扶餘適與中國不通乃湮沒耳魏收宋祁云百濟為夫餘別種

蓋差

得之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

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曰自資

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曰為夫餘別種故言語

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腳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

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案今高驪五部一日內部一名黃部即桂

三日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日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

也五日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集解惠棟曰消魏志作涓

本消奴部為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

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高驪掌賓主部集解先謙曰官本部優台使

者帛衣先人集解沈欽韓曰唐志帛衣頭大兄所謂帛衣者武帝

滅朝鮮曰高句驪為縣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為真使屬玄菟賜鼓

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熹莫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好祠鬼神

社稷零星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曰牛號

日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為零星故曰辰日祠於東南也曰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禳神亦曰十月

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曰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

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爲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貂耳有別種

集解沈欽韓曰案文當云句驪有別種一名貂耳

依小水爲居因

名曰小水貂出好弓所謂貂弓是也

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

別種因名之小水貂集解沈欽韓曰小水古小遼水今渾河大遼水今太子河會爲遼水

王莽初發句驪兵已

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

追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長安

集解惠棟曰魏志騶作駒前書作騶

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於是貂人

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

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

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曰恩信招之皆復

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集解官本考證曰懷魏志作惡及長

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畧六縣太守耿夔

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

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華麗縣屬樂浪郡集解洪亮吉日華麗縣此蓋其舊城注則因前志而誤耳下濊貊惠棟曰案後漢省華麗縣曰其縣中渠帥為縣侯見魏志建光元年春

幽州刺史馮煥集解何焯曰本紀作馮煥先謙曰官本作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

蔡諷等集解惠棟曰魏志北史作風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

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

成因據險阨已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

一千餘人集解惠棟曰魏志云焚燒候城入遼隧候於是發廣陽城屬元菟郡先謙曰官本作二千餘人是

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

後漢書八十五

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

縣名屬遼東郡今奉天府海城縣西

殺掠吏人蔡

諷等追擊於新昌

今新昌縣東

戰沒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

集解

惠棟曰孫恂云龍姓舜納言之後

兵馬掾公孫輔已身扞諷俱沒於陳死者百餘

人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

集解惠棟曰本紀云冬十二月

夫餘王遣

子尉仇台

集解惠棟曰台一作治

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

百餘級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

集解沈字

曰案安帝紀姚光於建光元年四月被殺據此傳則宮之死當在秋冬之間其時不得復有光也

議者皆曰為可

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

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

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菹醢已示百姓幸會赦

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已千數而裁送數

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後不與縣官戰鬥而自已親附送

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四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
滅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
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竝屬遼東郡集解洪亮吉日案郡國志西安
平屬遼東帶方則屬樂浪注誤惠棟曰蔡邕集云孝桓之季年鮮
卑入塞鈔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驪
翻子百固逆謀並發三垂騷然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
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

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集

解沈欽韓曰明志海州衛本沃沮國地今奉天海城縣又奉天蓋平縣高麗國蓋牟城亦其地

東濱大海北與挹

婁扶餘南與滅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

夾音狹集解惠棟曰魏志云地形東北狹西南

長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

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

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

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隨死者爲數焉武帝滅朝鮮

曰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集解惠棟曰魏

志云今所謂元菟故府是也更曰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集解惠棟曰前

治不而縣魏志作不耐城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曰封其渠帥爲沃沮侯集解沈欽

韓曰沃沮自魏後不復著蓋百濟立國於其境而沃沮亡矣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

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爲使者曰相兼領集解何焯曰曰魏志參校衍學先謙曰官本兼監

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又有北沃沮一

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

人熹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臧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

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

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

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子云魏志

曰毋丘儉遣王頎追句驪王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滅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朝鮮江原道治江陵府在國城東面本滅貊地漢為臨屯境北與高句驪沃沮南

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滅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

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曰禮義田蠶又置八條之教前書曰箕子教曰八條者相殺者曰當時償殺相傷者曰穀償相盜者男沒入

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

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曰籩豆其後四十餘

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集解惠棟曰魏畧云準朝鮮王否之子漢初大亂集解惠棟曰魏畧云

準立二十餘年而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

準而自王朝鮮集解惠棟曰衛滿見前注魏畧云滿詣準降拜為博士賜曰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眾稍

多遂還傳國至孫右渠集解惠棟曰顏籀云滿死傳子元朔元年

武帝滅君南閩等集解惠棟曰顏籀云南閩者歲君之名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

遼東內屬武帝曰其地為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

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部

番音潘集解先謙曰四部應作四郡官本不誤

至昭帝始元五

年罷臨屯真番已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大領已東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單單大領與魏志合

沃沮獬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

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

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

集解惠棟曰不而華麗沃沮諸縣也

悉封其渠帥為縣侯

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舊自謂與句驪同

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句男女皆衣曲

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

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綿布

集解惠棟曰魏

志無布字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

之為舞天又祠虎已為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

名之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

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

集解惠棟曰博物志云海出斑魚皮陸出文豹管子揆度篇云

發朝鮮之文皮又輕重甲篇云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既服而曰為幣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

爾雅太府云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馬郭璞云虎豹之屬皮有禕綵者是文皮即文豹之皮也有果下馬

高三尺乘

之可於果樹下行集解惠棟曰劉逵魏都賦注云漢廢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弓駕輦車

海出班魚使來

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

集解王會汾曰案晉梁二書皆作弁韓當從改

下云弁辰在辰韓之南弁辰亦弁韓之訛惠棟曰魏志作弁韓

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

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

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

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曰海

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為辰王都曰支國盡王

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

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

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蜀不知

騎乘牛馬唯重瓔珠已綴衣為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紛

魁頭猶科頭也謂已髮布袍草履集解惠棟曰魏志云足履草躡躅其人壯勇少

年有築室作力者輒已繩貫脊皮縫已大木嚙呼為健常已五月

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為節集解

惠棟曰魏志云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已一

人主祭天神號為天君又立蘇塗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為蘇塗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蘇塗

之義有似浮屠建大木已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韓

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

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為徒集解先謙曰魏志為上有皆字有似

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

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祗集解惠棟曰魏志作樊穢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

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曰禮行者讓路

國出鐵濊倭馬韓竝從市之凡諸質易集解先謙曰官本質作質皆鐵爲器喜歌舞飲

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曰石扁音補典反弁辰與辰韓雜居

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

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

將其餘眾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集解惠棟曰魏畧云其子

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

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謔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也謔音是光武封

蘇馬謔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竝盛

州縣不能制集解先謙曰官本州作郡百讐亂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

國其人短小集解沈欽韓曰魏志人下有差字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

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

集解惠棟曰前書地理志云樂浪海中有

倭人如涪云如墨委面在帶方東南萬里臣瓚云倭是國名不謂用墨故謂之委師古云如涪云如墨委面蓋音委字耳此音非也

倭音一 戈反 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

集解劉敞曰使驛案當作譯說

已見上惠棟曰

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

案今名邪

摩推音之訛反集解惠棟曰魏志臺作堆又注邪摩推案北史推當作堆

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

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

集解

惠棟曰東冶後改名侯官

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

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腴冬夏生菜茹

無牛馬虎豹羊鵠

鵠或作鷄

其兵有矛楯木弓其矢或弓骨為鏃男子

皆黥面文身弓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

相連女人被髮屈紛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竝丹朱垺身

說文曰垺塵也

音蒲頓反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

無別飲食已手而用邊豆俗皆徒跣已蹲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

壽考至百餘歲者甚眾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

三女人不淫不妒風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沒

其門族集解先謙曰官本沒作滅其得率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為

樂灼骨已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

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已財物如病疾遭害已為持衰不

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集解惠棟曰洪邁云成都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權閣碑其末云建武中

元二年六月案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為中元直書

為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為中元猶冠已建武如文景帝

中元後元之類是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云已建

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亦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

貢援据甚明而宋莒公作紀年通譜乃云紀傳所載不同倭奴國
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已印綬安帝

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

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

神道能召妖惑眾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

一人給衣食傳辭語

集解惠棟曰北史云有二男子給王飲食先謙曰官本衣作飲

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

持兵守衛法俗嚴峻白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

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

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

外有東鯤人

鯤音達奚反

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

集解沈欽韓曰吳志

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澶洲所在絕遠卒不可得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傳言秦

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

事見史記

求蓬萊神仙不得

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

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

往來

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

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

卧息共一大牀畧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爲矛弓戰鬪摩礪

青石弓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已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已爲上看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

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局關也回頑薄之俗就

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弓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

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已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弓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

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嶧夷日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羸末紛亂燕人違

難謂衛滿也雜華澆本遂通有漢衛滿入朝鮮既雜華夏之風又澆薄其本化已至通於漢也眇眇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五按補

東夷列傳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

案君子不死皆設言其國人仁而多壽君子二字始見關雎之

詩禮記始云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此自中國錫之佳名非夷所知也不死猶云難老若亦必求

其國以實之是爽鳩之樂為晏子所笑矣山海經乃曰不死民在交脛東又曰在穿胸東今果安在耶

夷有九種注后芬發即位二年

官本注無發字二作三與今本竹書紀年合柳從辰曰案竹書紀年

后芬本一作后芬發二年之二字郝懿行校正竹書紀年亦云後漢書東夷傳注引三年作二年是閣本自不誤

白夷赤夷注命畎夷白夷赤夷

注白譌赤與下赤夷複依竹書紀年正官本不誤

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案范史全依許君說文為說故不與論語疏合

夏后氏太康失德注槃于游田十旬不反

官本注槃作盤同案五子之歌古文與今文異

說墨子非樂篇作武觀離騷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衛王逸注引書序云此逸篇章懷乃引偽古文以為訓非也

文以為訓非也

命徐偃王主之注持所棄卵

柳從辰曰持乃得之譌博物志及御覽九百四引徐偃王志可證各本注

皆失 故曰偃 官本注末 有也字

穆王後得驥駮之乘注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 官本注穆 作繆同

燕人衛滿避地朝鮮注自始全燕時 至 漢興屬燕王盧綰反入匈

奴 柳從辰曰今前書始下無全字王上 重燕字案全燕謂燕當戰國全盛時

王莽篡位貊人寇邊注因犯為寇 案犯下脫法字 應依前書補

時遼東太守祭彤 官本彤作彤彖彤本一作彤字从月即丹字 毛本亦前後互見至作彤从肉則別一字矣

漸滋曼焉 通志曼作蔓案左傳無使滋蔓 服虔注云蔓延也與曼義同

夫餘傳南至掩淝水注今高麗中有益斯水 原注高譌畜已 正官本不誤

出名馬赤玉貂豹集解洪頤煊曰 至 與豹字相類 今案章懷以豹 為貂誠屬誤注

漢律能捕豺狃購百錢狃非奇獸不必重於海外也洪以為是 狃字而引許書鼠屬以明之以貂亦鼠屬取從其類據魏志則

本作貂狃又曰狃白黑貂狃猿類楚辭九歌猿啾啾兮狃夜鳴 是也狃一作雌从虫如說文猿之作媛然說文無狃雌二字段

玉裁以為即狃字鼠屬善旋當改云禺屬善倒縣以媛固禺屬 又謂字當从冗散之冗不从穴以鼠部有鼯後多譌从穴而讀

同黽故定貌亦譌字此不盡然蓋貌訓鼠屬誠為禺屬之偶誤
善旋即雖能倒縣之義本非有誤颯自从冗貌自从穴均不必
改也依今魏志而字从穴仍即穴字通志文 豹色本蒼黃而夫餘所
產毛有白處可俱為裘故足珍而與貂並言之非以同為鼠屬
也

有馬加牛加狗加案魏志作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

尤治惡妒婦案通志作尤憎妒婦此治字亦當作憎蓋後人回改之失

死則有棹無棺案魏志作有棺無棹通志同此誤

高句驪傳主部集解先謙曰官本部作簿魏志南史同謹案通志亦作簿本

傳下文大加主簿皆著幘毛本同作簿則此作部乃誤字非異文

好祠鬼神社稷零星注辰之神為零星官本注零作靈柳從辰曰零星前書及風俗通皆作

靈今案魏志及續志亦皆作靈惟通志同作零靈霽零古本通作吳仲山碑神零有知靈已作零詩野有蔓草疏亦云靈作零

可證

其國東有大穴號祲神案祲魏志通志皆作隧

其婚姻皆就婦家

案魏志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

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蓋仍甥館遺意也

小水貂傳句驪一名貂耳

案通志但云一名貂無耳字此耳字衍

有別種依小水為

居因名曰小水貂

案此明高驪本有貂名故別種依小水居者即名小水貂沈欽韓乃以貂耳為即小水貂

誤也注魏氏春秋曰

原注氏譌志據通志注正官本不誤

國人懷之

案懷當為恠之譌古懷多混為恠故轉寫易譌

幽州刺史馮煥集解先謙曰官本作煥

謹案通志作煥錢大昭據閩本亦作煥煥為馮緄父

事見緄傳毛本原亦作煥此忽作煥乃宋本字畫殘損毛繙刻時因而致誤也

攻遼隊

柳從辰曰前志遼東郡遼隊莽曰順陸顏注隊音遂後漢省魏志隊作隧

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集解沈宇曰

至

其時不得復有光

也

案此傳之誤已於馮緄傳按補論及之今觀魏志高句麗傳亦不載有姚光上言事蓋范史兼采雜傳記未及致詳耳但

將姚光以下六十字削去則於紀傳皆不舛悞矣又魏志云宮死子伯固立不言有遂成本傳則以伯固為遂成子此尤兩傳

不符之大者惟遂成名見安
帝詔書范氏當必實有所據

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

柳從辰日本紀載高句驪降
在延光元年七月袁紀同

東沃沮傳其地東西夾南北長注夾音狹

官本注在
東西夾下

刻木如主

案魏志作刻木如生形則主
乃生之譌作主不須言刻也

呂相兼領集解先謙曰官本兼作監

錢大昭曰閩本作監
今案魏志作主領

濺傳至朝鮮侯準

魏志準作淮
乃淮之誤

三老耆舊

老原譌者依魏
志正官本不誤

不請句

案三字通志同魏志作不請句麗乃譌句
爲句因衍出一麗字也當依本書訂正

山川各有部界

魏志界作
分通志同

作綿布集解惠棟曰魏志無布字

案此魏志脫一字耳通志仍有
布字觀後三韓傳言馬韓人知

田蠶作綿布魏志亦有布字則
知於此文必不單言作綿矣

有果下馬

沈銘彝曰姜西溟云定張
車果下馬皆宮內所用

海出班魚

班原作從錢大昭
云閩本及魏志均

作班今據正官本不誤今案通志亦作班其本字當作魴說文魴魚也出葦邪頭國爾雅釋魚魴鰕郭注出穢邪頭國葦穢皆也

三韓傳都日支國案魏志及通志日均作月附載五十餘國亦有月支國則此作日支誤也

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

呼為徒案毛本此處原印版字有補綴痕故兩半行中譌誤疊見東譌東弓譌馬觴譌解相呼為徒譌相別為徒全依

魏志更正官本皆不誤

凡諸質易集解先謙曰官本質作質謹案錢校據閩本作貨易謂亦質之誤然周禮質人凡賣

質者質劑焉故魏都賦云質劑平而交易是作質易固不誤也

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集解惠棟曰驛魏志作譯案通志文本范書仍作驛

倭傳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稽原譌籍已正傳未會稽東冶人仍作稽官本不誤

其兵有矛楯木弓其矢或曰骨為鏃木弓原譌才曰已正官本不誤其矢官本其作竹今案錢

大昭辨疑云才曰其矢當從閩本作木弓竹矢是官本又與閩本合也魏志亦云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

或骨鏃似作竹矢為可據然木才弓曰形近易譌其竹則形不
類一也魏志本矛楯木弓讀斷不連竹箭為文古言矢與言箭
亦微有別二也傳本以其兵其矢相次成文魏志言木弓短下
長上此製不可強通故范史涑之古矢材用竹鏃用鐵乃常法
故范史亦略之雖僅言其矢或以骨為鏃於義
並不漏三也是知毛本之作其矢較竹矢為長

別尊卑之差

差原譌走錢大昭曰安帝紀注引此傳及
閩本皆作差走字誤已據改官本不誤

名曰持衰

案魏志持
衰作持衰

便其殺之

案魏志共
作欲為長

分為二十餘國

錢大昭曰閩
本二作三

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注事見史記

注史原譌成已
正官本不誤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後漢書八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

高辛帝嚳

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

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

集解沈德潛曰案吳得姓自周命氏以後將軍之官始於魏獻

子衛文子周末置前後左右將軍安得高辛時先有此號范氏之說本於風俗通此不經之甚者

購黃金千鎰邑

萬家又妻曰少女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范蔚宗蠻夷傳皆怪誕不經案黃金周以前為斤秦以二十兩為鎰三代

以前分土自秦漢分人又周末始有將軍之官其吳姓實自周命氏蔚宗皆以為高辛之代何不詳之甚

時帝有畜狗

其毛五采名曰槃瓠

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

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集解王補曰劉知幾史通書事云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

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瓠言惟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下令之後槃瓠遂

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晉也診候視也帝大喜而計

槃瓠不可妻之呂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

之呂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呂女配槃瓠槃

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今辰州盧溪縣西有

武山黃閔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

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

石窟大如三間屋遙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鑿之結

著獨力之衣僕鑿獨力皆未詳流俗本或有改鑿字為豎者妄穿鑿也結音髻帝悲思之遣使尋

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

槃瓠死後因白相夫妻織績木皮染呂草實好五色衣服制裁皆

有尾形干寶晉紀曰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雜處五溪之內槃瓠馮山阻險每每常為害揉雜魚肉叩槽而號呂祭槃瓠俗稱赤髀橫裙即其子孫其母後歸呂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

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聲也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呂名山

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曰先父有功母帝

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州記曰沅陵縣居酉口有

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槃瓠子集解沈欽韓曰隸續繁

孫狗種也二鄉在武溪之北有邑君長長張禪等題名有邑長

爰文山邑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媿徒說文

君蘭世興音胡朗反此已上並見風俗通集解今長沙武

女人自稱媿我也音胡朗反此已上並見風俗通集解

惠棟曰爾雅云印我也郭璞云印猶媿也語之轉耳

陵蠻是也集解沈欽韓曰南史諸蠻傳居武陵者有雄溪構溪辰

曰莫徭杜甫歲晏行莫徭射雁鳴桑弓蒙叟注云常哀草江西南

獵手不他徭劉長少遊州日都團練觀察處置莫徭使莫徭江

功常免徭役其男子但著白布褲衫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

布通無鞵屨婚嫁用鍊鈷錡為聘財通考云南北江諸蠻羈縻州在

於長沙而下溪洞本唐彭縣五世居之南江諸蠻自辰州達

敘曰峽中勝曰元保順曰天賜曰古則向氏居之其在唐

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曰蠢

爾蠻荆大邦為讐

毛詩小雅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薄言采芑于

讐注云方叔卿士命而為將也明其黨眾繁多是已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

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蔡其侯擊破之晉文侯至楚武王時

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其水遂無次且不設備羅與

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緄莊王名旅穆王之子集解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也莊王初立莊王名旅穆王之子集解惠棟曰事在左傳文十六

年民飢兵弱復為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

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左傳晉楚戰于鄢陵晉卻至曰楚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

也陳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

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歲令大人

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賚布說文曰南蠻賦也賚賚冬反集解沈欽韓曰隋志有獯貊蠻賚風俗

同於獯北史獯能為細布色至鮮淨唐六典涪州貢遼頭獯布雖時為寇盜而不足為郡國患光

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

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舩泝

沅水入武溪擊之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嶽州經洞庭湖入江也集解沈欽韓曰明志辰州府沅

陵縣有故劉尚城武溪在瀘溪縣西源出武山逕縣城南合沅水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楫不

得上蠻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還

蠻緣路徼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

集解沈欽韓曰今常德府武陵縣西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剋明年

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

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集解惠棟曰即宋均也辨見均本傳聽悉

受降為置吏司羣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

叛入零陽蠻界零陽縣屬武陵郡集解沈欽韓曰今澧州慈利縣東其冬零陽蠻五里精夫

為郡擊破從從等皆降三年冬澧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澧水名源出今澧州

崇義縣集解沈欽韓曰舊唐志崇義省入慈利縣郡國利病書澧

水南至觀音觜會澧水澧中故城在澧州安福縣西北明史土司
傳洪武三年慈利安撫使覃屢連構諸
洞蠻為寇是覃氏猶世據其土地也
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

作唐縣屬武陵郡
屏陵縣故城在今荊州公安縣西南
屏音仕顏反
集解沈欽韓曰作唐今澧州安鄉縣北
明年春發

荊州七郡及汝南潁川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

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
充縣屬武陵郡充音衝集解沈欽韓曰明志慈利縣

西有廢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
集解沈欽

韓曰一統志洪山在辰州沅陵縣西南三十里或即此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棄營走還澧

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元四

年冬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

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已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

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

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澧中蠻四千人竝為

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
零陽屬武陵郡集解洪亮著吉曰武陵應作零陵注誤

赤幘稱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帝永和元

年武陵太守上書曰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曰爲可尙書令虞誦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

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曰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馬

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

稅多少所繇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

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漵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

種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

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

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

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

元年太守應奉曰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

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眾至萬餘人殺傷長吏

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荊州刺史劉度謁
 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
 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
 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
 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
 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於是呂右校令度
 尚為荊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竝
 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廖音力武陵蠻亦更攻
 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
 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禮記稱南方曰
 蠻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題額也雕之謂刻其
 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曰遺其君君

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

集解沈欽韓曰列子湯問篇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

食之謂之宜弟說苑建本篇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蓋謂蒼梧以南之俗

今烏澹人是也

萬震南州異物

志烏澹地名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恆出道間伺候行旅輒出擊

以飲酒以人掌趾為珍異以食老也集解沈欽韓曰紀要

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呂三象重

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

曰鄭元注云欲其轉相曉也成王曰歸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

質亦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曰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

受命吾國之黃耆爾雅曰黃髮鮐背耆老壽也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尙書大傳

作別風注雨集解惠棟曰今尙書大傳作別風淮雨鄭元云淮暴雨之名也劉勰云尙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

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意者中國有

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事見尙書大傳稱先王之神致

後漢書八十六
五
呂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并天

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為南越

王傳國五世前書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時為南海尉佗孫胡胡子嬰齊嬰齊子興也至武帝元鼎

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趾刺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

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

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

幸幸子豹○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

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曰豹為珠崖太守即就威政大

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

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逮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

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

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為髻於項上也曰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徒

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爲

交趾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西城縣民錫光字長冲爲交州刺史徙交趾太守王莽篡位拒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內未以爲

意尋值所在兵起遂自守更始即祚正其本官世祖嘉其忠節徵拜爲大將軍朝侯祭酒封鹽水侯任延守九真於

是教其耕稼制爲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

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

里蠻之別號今呼爲俚人

率種人慕化內屬

封爲歸漢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趾

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麓泠縣雒將之女也

麓音莫支

反泠音零集解惠棟曰杜佑云麓音麋今承化郡也又云交州外域記云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

墾食其田因名爲雒民設雒王雒侯諸郡縣縣多爲雒將銅印青綬嫁爲朱戴人詩索妻甚雄勇

集解

惠棟曰杜佑云漢朱鳶今安南府縣

交趾太守蘇定曰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

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交趾刺史及諸

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舩修道橋通障谿

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

於是嶺表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究不事人蠻夷

別號也集解洪頤煊曰究蠻夷附落名不事人謂不屬於人葉榆水注馬援將兵討側詩走入金溪究交州外域記交趾郡界有扶

嚴究皆是先謙曰洪以究為附落名是也以不事人為不屬於人則上下文義隔闕究是種落大名不事又究中之附落小名耳仍

以李注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為合

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眾

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

夜郎蠻夷舉土內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

叛明年遂招誘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

史任遠卓音奉詔赦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內屬

三年日南徼外蠻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

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集解劉放曰案國名葉調其王名便此作調便衍一調字也永

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

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

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執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

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為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

帝召為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集解通鑑胡注大將軍府

掾屬二十九人太尉府二十四人司徒府三十一人司空府二十九人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

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

二州盜賊槃結不散集解通鑑胡注二州荆揚也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

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

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

水土温暑加有瘴氣集解通鑑胡注度嶺而南瘴氣甚重致死

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

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

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曰五升也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

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眾既不足

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已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

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已赴萬里之

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

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集解惠棟曰就後為尚書與中常侍交通棄市見續漢志已兵付刺史

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

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已為刺史太守悉使共

任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集解通鑑胡注言孤軍處叛蠻之中又乏糧也守既不足戰又

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

使自相攻轉輸金帛已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集解通鑑胡注頭首謂諸

蠻渠帥也許昌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集解惠棟

曰良事載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

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槐里人魏尚為雲中守以斬首捕虜上功不實免馮唐言之於文帝帝令唐持節

赦尚復以為雲中守集解劉攽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前書曰舍

字君倩初徵為諫議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宜即拜良等便道

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集解惠棟曰謂不過行在所便道之官也

義見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竝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

入賊中設方略招已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

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真與

相連結交阯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

美方之功遷爲桂陽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

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眾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九真太

守兒式戰死兒〇五兮反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爲郎遣九真都尉

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南眾轉彊盛延熹三年

詔復拜夏方爲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

相率詣方降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曰恩信招降烏滸人

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集解沈欽韓曰晉地志桓帝立高興郡靈帝改曰高涼郡置

此開置七縣即高涼郡也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光和元

年交阯合浦烏滸蠻反叛招誘九真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四

年刺史朱雋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音審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

鍾離山代本日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其山有赤黑二穴集解惠棟曰世本云廩君之先故出巫蛋落鍾

山石穴中有二所其一色赤其一色黑如丹漆狀 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

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曰為君巴

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歎集解惠棟曰世本云乃往登呼蹠穴屋以劍不能著獨廩君劍著而懸於

穴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曰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

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荆州圖曰副夷縣西有温泉古老相傳此

泉原出鹽于今水有鹽氣縣西一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竝立穴

中相去可一丈俗名為陰陽石陰石常溼陽石常燥盛弘之荆州

記曰昔廩君浮夷水射鹽神于陽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縣水一

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云夷水巴郡魚復縣注云水

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澄清因名清江也集解劉攽曰注夷

水巴郡魚復縣案文少一經字惠棟曰世本云以土為船雕文畫

之又注荆州圖曰副夷縣依御覽所引當云荆州圖副曰夷陵縣

云云乙曰副字脫陵字又陽石常燥燥一作煬盛弘之荆州記云

旱則鞭陰石應時雨雨則鞭陽石俄而晴但鞭者不壽復不得稱

名人頗憚之又注夷水巴郡魚復縣依御覽夷水別出巴郡魚復

縣漏別出二字 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

地晦冥積十餘日集解惠棟曰世本云廩君不知東西所向七日七夜廩君思其便因射殺

之集解官本考證曰文獻通考作伺其便應從之天乃開明代本曰廩君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即相宜云與

女俱生宜將去鹽神受縷而嬰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

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開也集解劉攽曰注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案文少一不字惠棟曰思當作伺水經注云廩君因伺便也又注宜將去世本云弗宜將去去猶藏也言弗宜藏而不嬰也

廩君於是君乎夷城此已上竝見代本也集解惠棟曰錄異記云鹽神死廩君復乘土船下夷城夷城石

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

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

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

為白虎巴氏曰虎飲人血遂曰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曰巴氏

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集解劉攽曰巴氏之君可有爵耳民何故輒得之明

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錢說文帛南蠻夷布也音公

亞反毛詩四鍬既均儀禮矢鍬一乘鄭玄注曰鍬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十鍬一百四十九俗本帛作蒙鍬作鍬者竝誤也集解

劉攽曰注案鏃三羽當九十若四矢爲一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

鏃則三百六十無緣得一百四十九未詳

一依秦時故事集解惠棟曰孫恂云靳姓楚有大夫靳尚居焮切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

濬山蠻雷遷等始反叛濬音屠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

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蠻是也和帝

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巫縣屬南郡召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

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阻隘

久不破諸軍乃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

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建寧

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與廬江賊黃

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

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者集解沈欽韓曰華陽國志世號白虎復夷今所謂犛頭虎子也隸續繁長張禪等題名有白虎夷王謝節

白虎夷王資偉蓋即板楯之種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

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

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華陽國志曰巴

夷廖仲等射殺之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巴夷胸臆廖仲藥

何射虎秦精等射虎中頭三箭白虎常從羣虎曠志盡搏殺羣虎

大响而昭王嘉之而曰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

不租十妻不算優寵之故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稅傷人者論殺人

得曰倓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倓蠻夷贖罪貨也音徒濫反集解

倓為正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

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集解惠棟曰舊注秦地既定乃遣

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集解惠棟曰孫盛不輸

租賦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巴有賈人剽勇高祖為漢王時閬中除目所發賈人盧朴沓鄂蜀譜云朴音浮餘戶乃歲入賈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

蠻夷閩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

陳俗喜歌舞

喜音虛記反集解惠棟曰舊注喜音虛記切

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

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

集解沈欽韓曰宋史蠻夷傳渝州蠻者古板楮七姓蠻唐

南平獠也方輿勝覽熊本平木斗夷得地五百里乃奏建南平軍謂即板楮七蠻地案今為重慶府綦江縣

遂世世服

從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天下既定高祖乃分巴置廣漢郡

至

於中興郡守常率已征伐桓帝之世板楮數反太守蜀郡趙溫已

恩信降服之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于時宕渠出九穗之禾胸臆有連理之木

靈帝光和三年巴

郡板楮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

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已征討方

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包字元道南鄭人

板楮七姓射殺白

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漢中

郡縣破壞得板楮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

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建寧

羌復

大入竇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

精兵之銳

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繹始居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東南故城是也至楚文王始自丹陽遷于郢續漢志云南

郡枝江縣有丹陽聚也

亦倚板楯曰成其功近益州郡亂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朱龜以并

涼勁卒討之無功

太守李暹亦曰板楯討而平之

集解惠棟曰暹事詳西南夷傳

忠功如

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

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

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曰

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曰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

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

志云昔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部百姓諺云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如臣愚見權之遣軍不如任之州郡天子從之棟案包語與李固駁議同故范史節去也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

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

集解宋史蠻夷傳高州蠻故夜郎也在涪州西南一統志夜郎

廢縣在石阡府城西南一百里廢葛彰司西六十里晉置縣屬牂牁郡土司傳遵義府即播州秦為夜郎苴蘭地

東接交

趾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

集解惠棟曰宋白續通典云漢邛都縣唐為嵩州越嵩縣

各立君長

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窩

集解惠棟曰昆張守節音髓

明諸落西極同師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桐

東北至葉榆

葉榆縣屬益州郡葉或作櫟臣賢案

前書曰西自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窩昆明今流俗諸本竝作布舊昆明蓋窩字誤分為布舊也集解惠棟曰韋昭云桐師邑名顏籀云葉榆澤名後以為號洪亮吉曰注葉榆屬益州郡

案明帝永平二年分益州置永昌則葉榆又屬永昌郡

地方數

千里無君長辮髮隨畜遷徙無常白窩東北有祚都國東北有冉

駝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駝東北有白馬國氏種是也

集解惠棟

曰駝顏籀音龍此三國亦有君長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邈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問聞其中有號

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曰

竹為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

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曰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

為立後牂牁太守吳霸曰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集解王補曰前書夜郎侯

降封王不言殺之至成帝時猶謂之夜郎王范史云竹王被殺後封其子為侯與前書異死配食其父今夜郎

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前書地理志曰夜郎縣有邕水東至廣鬱

靈響又云竹王所捐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

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

也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集解王補曰鄭氏通志注案史記及漢書皆云楚威王時使莊躡略巴黔

以西至滇地欲歸會秦奪楚巴黔中郡因以其眾王滇後十餘歲

秦滅又案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

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地後漢史則云頃襄王時莊豪王

滇豪即躡也若莊躡自威王時將兵略地屬秦陷巫黔中郡道塞

不通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記誤謬班固循習而

書范曄所記詳攻為正又案莊躡王滇後歷五十五年而楚滅又

十五年而秦亡凡七十年何故云躡之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

王滇後十餘歲而秦亡斯又未之詳也

楸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已且蘭有楸船牂牁處

乃改其名爲牂牁異物志曰牂牁繫船杙也牂牁地多雨潦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郡上值天

井故多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集解

沈欽韓曰紀要今臨安有栳根木可已爲麩百姓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栳根

木外皮有毛似栳欄而散生其木剛作鋸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

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擣稻米片又似麥麩中作餅餌廣志

曰栳根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公

數十似櫻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麩赤黃密緻可食也

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

禺江奉貢南越志曰番禺縣之西有江浦焉集解沈欽韓曰番禺

逕母斂又逕鬱林廣鬱縣爲鬱水又逕中留合溫水又東入阿林

縣乾隆志豚水自貴州都勻府流經古州城合溶江車江入廣西

柳州府懷遠雒容二縣界自此以下則溫水之合鬱江者自南寧

州府之橫州逕潯州府城東與黔江合爲左江又逕平南藤縣至梧

州府城西南與桂江合爲三江口又東入廣東肇慶府封川德慶

西寧高安至廣州府番禺三江口入海其爲鬱水久矣不得尙日

爲牂牁至番禺尤不相涉彼時爲公孫述光武嘉之並加褒賞集解

所阻何不循沅江至武陵而遠出番禺乎

惠棟曰華陽國志云聞世祖在河
北乃使奉貢世祖嘉之號為義郎
桓帝時郡人尹珍自己生於荒

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

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

華陽國志曰尹珍字道真母斂縣人也

華陽國志云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刺史而應世叔為司隸校尉師生並顯王愔文字志載珍善書見法書要錄錢大昕曰案許慎與應奉不同時奉仕桓帝朝而慎之卒蓋在安帝之世不得到桓帝也華陽國志作明章之世則與許慎時代相及矣但珍既受業許慎豈能更與應奉同朝傳聞異詞要皆不足信

滇王者莊躋之後也

集解沈欽韓曰唐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躋之裔是以松外諸番為躋後則自南而西

乃邛笮矣元封二年武帝平之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二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郡

治滇池

已其地為益州郡割牂柯越嶲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

明地皆已屬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

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

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怵

怵奢侈也

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

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嵩姑復夷人大牟亦皆

叛集解沈欽韓曰姑復廢縣在會川衛南今為寧遠府之會理州殺略吏人莽遣寧始將軍廉丹

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剋

而還曰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漑灌墾田二千餘頃率

厲兵馬脩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集解惠棟曰華陽志齊字子奇梓潼人也孝平末以城門

校尉為犍為屬國都尉遷益州太守也又云齊子純有令德為北海太守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

險述拘其妻子許曰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

聞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齊遣使由交阯貢獻河北蜀平徵為驍將軍封威侯集解先謙曰官本有注云取其嘉名於道

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文齊廟在雲南府昆明縣東華陽志公孫述

攻犍為郡朱遵為郡功曹領軍拒戰於六水門眾少不敵為述所殺光武追贈將軍郡縣立祠而范史失載

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楛榆拊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

殺長吏姑復縣屬越嵩郡餘六縣並屬益州郡也集解沈欽韓曰楛榆今大理府太和縣南十五里拊棟今姚州連然今安

益州滇池今雲南府晉寧州東建伶今雲南府益州太守繁勝與

戰而敗退保朱提縣屬犍為郡朱音殊提音匙集解惠棟曰孫恂

夫繁延壽音婆沈欽韓曰朱提山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

廣漢犍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

益州界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夔道入江在今嵩

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

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

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

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

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資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

行也集解劉效曰注通博南出直不韋又以宗族資之案文出直

本共是置字資當作實沈欽韓曰不韋廢縣在永昌府保
山縣鳳谿山下先謙曰据此劉所見本置作出直二字
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
頭諸夷悉平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為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

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集解惠棟曰案眾漢

書及華陽國志皆云王阜東觀記云阜字世公成都人也太守第

五倫察舉孝廉為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於學官阜使五官掾

沙曼為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翹翔復上縣庭屋十

餘日乃去遷益州太守邊郡吏多放縱阜以法繩之吏民不敢犯

禁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

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大將軍竇憲貴盛嘗移書益

州取六百萬錢阜疑有奸詐以狀上憲遣奴駟帳下吏李文迎錢

阜以詔書未報距不與文積二十餘日詔書報給文以錢市焉謝

承書云阜幼好經學從安定受韓詩年十七經學大就聲聞鄉里

常據述云世公賦政祥瑞來同范史不為世公立傳僅一見於西

南夷傳章懷又略而不注傳寫既久訛阜為靈帝熹平五年諸夷

追遂使學者不知有世公名字是可慨也

反叛執太守雍陟集解惠棟曰趙相雍觀碑云陟先為胸忍令高祖父竇字伯著九江太守父翌字伯桓右校令

風俗通云雍姓文王子雍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剋朝議曰

伯之後孫恤云雍於用切

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棄之集解惠棟曰幽州刺史朱龜碑云龜字伯

靈廣陵太守之孫昆陽令之元子也時益州蠻夷侵寇邊鄙陸梁

山野為害日甚朝廷以君文能缺武不御中丞討彼亂略

太尉掾巴郡李顥建築討伐乃拜顥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

楯蠻擊破平之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顓字子邛墊江人

還得雍陟顓卒後夷人復

叛曰廣漢景毅為太守討定之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曰仁恩少

年間米至數十云

少年未多年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毅字文堅梓潼人也太守丁羽察孝廉司徒舉治劇

為沈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樂化民久之拜成都令遷益州太守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

集解惠棟曰壹華陽國志作壺水經注作臺

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

為龍出水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

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

集解惠棟曰背作陪其母鳥語謂

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沙壹以龍與陪坐因名曰九隆猶漢

言陪坐也及後長大諸兄曰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曰為王後

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曰為妻後漸相

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

自此以上並見風俗通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衣下無皆字

九隆死世

世相繼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

可記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

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

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召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

年其王賢栗集解先謙曰華遣兵乘箬船箬音蒲佳反縛竹木為

日水經注南下江漢集解沈欽韓曰江擊附塞夷鹿芴芴音多其

集解惠棟曰水鹿芴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

為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箬船沈沒哀牢之眾溺死數千人賢栗復

遣其六王將萬人召攻鹿芴鹿芴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

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眾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

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芴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

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

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

賢栗等爲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集解惠棟曰華

陽國志作抑狼案哀牢傳柳貌生扈栗子當栗子當爲抑狼也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

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

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曰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

都尉所領六縣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雋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雋唐比蘇牒榆邪龍雲南也合

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里越之度蘭倉水也集解惠棟曰追敘孝武時事也見華陽國志沈欽韓曰博南山在永昌府永平縣西南四十五里行者苦之歌曰漢德

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它人哀牢人皆穿鼻僮耳其

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

穀蠶桑知染采文繡蜀氎蜀解見李恂傳氎未詳集解洪亮吉曰案集韻韻會氎都括切蠻夷織毛蜀也

帛疊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蘭干細布華陽國志曰蘭干獠言紵織成文章如綾

錦有梧桐木華績曰爲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爲布也集

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爲布也集

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汚俗名曰桐花布

不受垢汚先已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

陽國志集解沈欽韓曰永昌府騰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

越州高黎共山出濮竹節甚長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

滄水有金沙洗取融爲金有光虎魄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

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

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歲化爲虎魄今大山有茯苓而無虎

魄永昌有虎魄而無茯苓也集水精瑠璃軻蟲蚌珠

解惠棟曰注廣雅乃廣志之訛孔雀翡翠犀象

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孔雀翡翠犀象

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蚌珠長三寸半凡二品珠也孔雀翡翠犀象

猩猩貊獸言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

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粒廣志曰貊色蒼白其皮温煖雲南縣今大理府雲南縣西有

神鹿兩頭能食毒草見華陽國志集解惠棟曰先是西部都尉廣

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

之即已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

鹽一斛已為常賦夷俗安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純字長伯

犀象翠羽出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

歎表聞三司及京師貴重多薦美之明帝嘉之乃改西部為永昌

郡以純為太守常璩述云長伯撫遐聲暢中畿析虎命邦綽有餘徽也純自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

集解惠棟曰鍾岢良吏傳云純為永昌太守清廉獨絕及卒列畫東觀也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

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雋唐城集解劉敞曰案雋唐自是

越城二字惠棟曰續書天太守王尋奔楛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

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雋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

邪龍縣郡國志曰屬永昌郡也集解沈欽韓曰昆明夷鹵承等應

紀要麗江軍民府寶山州漢邪龍縣地

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

帛萬匹封為破虜傍邑侯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之至薹集解先謙曰官本莫作慕慕義

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揮國王雍由調揮音擅東觀記作擅字

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

元年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眾內附獻象牙水牛封

牛永寧元年揮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

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

海西即大秦也集解通鑑胡注案大秦即武帝時犁軒國今謂之拂菻揮國西南通大秦明

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

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曰為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汗澤因名為邛

池南人曰為邛河在今嶺州越嶲縣東南南中入郡志曰邛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二丈頭特

大遙視如戴鐵釜狀李膺益州雲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
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之餽之後稍長大遂長丈
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
卽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
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讐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
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
湖土人謂之為陷河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
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佗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粲然今
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
相贈受音側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邛河在寧遠府西昌縣東南
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曰爲越嶲郡嶲水源自

部縣西南嶺山下前書地理志曰言其越嶲水以置郡故名焉集
解沈欽韓曰元和志於嶺州尚載此條今地志皆失其處疑今之
打冲也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禹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

出見禹同山在今袁州揚波縣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

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
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
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集解沈欽韓曰
明志姚安軍民府大姚縣漢青蛉縣紀要大姚縣北三十里有方山或以爲卽禹同山 俗多游蕩而喜謳歌

略與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集解惠棟曰顏籀云

枚根太守之姓名亦作枚稂風調邛人長貴集解惠棟曰案前書曰爲軍候

俗通云漢有越嵩太守牧稂也更始二年長貴率種人

攻殺枚根自立爲邛穀王領太守事又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

長貴爲邛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卽授越嵩

太守印綬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尙擊益州夷路由越嵩長貴聞之

疑尙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卽聚兵起營臺招呼諸

君長多釀毒酒欲先已勞軍因襲擊尙尙知其謀卽分兵先據邛

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

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

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

人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嵩郡集解沈欽韓曰今寧遠府西昌縣北齋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

安漢縣屬巴郡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翕字叔陽安漢人爲越

嵩太守布衣疏食儉以化民自乘二馬之官久之馬死一馬病

翁曰吾將步行矣夷漢甚安其惠愛在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爲立

官十九年卒百姓號慕送葬者以千數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天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

祠堂子嗟歎賜錢十萬爲立祠堂等八種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郡縣

賊斂煩數五年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集解先謙曰官本卷上多以字殺遂久

令遂久故縣在今靡州界集解沈欽韓曰今寧遠府鹽源縣西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

應之眾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

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

事楊竦將兵至楛榆擊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竦字子恭成都人刺史張喬以竦勇猛授從事任平

南賊盛未敢進先已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集解

日華陽國志云竦先以詔書告諭不服乃加誅殺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

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已賞軍士封離等惶怖

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

集解先謙曰官本來作求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州中

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喬舉州弔贈列畫東觀天子曰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為太

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

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為先府君故遂已得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

志云翕卒後太守數煩擾夷人叛亂翕子端方察後順桓間廣漢

馮顯為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顯字叔

張光超後又事東平虞叔雅初為謁者威儀濟濟為成都令遷越

舊太守所在著稱為梁冀所不善風州追之隱居作易章句及刺

奢說修黃老恬然終日

荻都夷者武帝所開曰為荻都縣集解沈欽韓曰唐書黎邛二州

夷白馬氏之遺種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集解沈欽韓曰華陽
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使為主論議好譬喻居處略與汶山夷

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

劉向別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脚山中道士

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岳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

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冢間暮年復去莫知所之也元鼎六年已為沈黎郡至天漢四

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

東觀記輔作輔梁國寧陵

人也集解惠棟曰馬嚴傳作輔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已西前世

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菽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

六百萬已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

有夷之行

詩周頌也

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

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

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

詩人誦詠已為符驗

今白狼王唐菽等募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

山海

經曰岷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邛來山一名邛荏故邛人荏人界也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

則劇寒王陽行部至此而退者也有長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言詩人雖

貧若採八度之難陽母閎峻並坂名人雖歎岐道之阻但以文王之道人意難以為夷易今邛來峭危甚於岐意難繩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

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

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解見陳禪傳今之所

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並載夷人本語並重譯訓詁為

華言今范史所載者是也今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提官與

錄東觀夷言以為此注也魏冒踰槽集解惠吏譯平端罔譯不從我來旁莫聞風向

天意合士奇曰合當作會多賜繒布邪毗甘美酒食推潭昌樂肉飛

化徵衣所見奇異知唐多賜繒布邪毗甘美酒食推潭昌樂肉飛

拓拒蘇便屈伸悉備局後蠻夷貧薄龍洞無所報嗣莫支願主長壽陽

僧鱗子孫昌熾莫釋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彼尼日入之部且

悟慕義向化繩動歸日出主路且聖德深恩聖德與人富厚魏菌

冬多霜雪綜邪流藩夏多和雨苻邪尋螺寒温時適貌濶瀟灘部人多有菌補邪推涉

危厯險辟危歸險不遠萬里莫受萬柳去俗歸德術曼附德心歸慈母仍路遠夷

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堯堉犁籍食肉衣皮阻蘇邪犁不見鹽

穀莫碭吏譯傳風罔譯傳微大漢安樂是漢夜拒攜負歸仁蹤優路仁觸冒險陝

雷折險龍高山岐峻倫狼藏幡緣崖礮石扶路側祿木薄發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

髭雒父子同賜捕莖菌毗懷抱匹帛懷橐匹漏傳告種人傳言呼敕長願臣僕陵陽臣僕

肅宗初輔坐事免集解惠棟曰為御史中丞馬嚴所奏免官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

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曰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縉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

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

種夷與徼外汗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集解沈欽韓曰明志曼溪

千戶所本朝改曼溪營在

松潘廳南二百五十里 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令姓田名

集解沈欽韓曰青衣道在雅州府雅安縣北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齋黃金旄牛

眊顧野王曰眊結毛為飾也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為奉通

邑君集解惠棟曰繁長張禪題名有邑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

零關郡國志零關道屬越嶲郡集解沈欽韓曰越嶲郡固有靈關

都尉擊破之不言越嶲太守明與越嶲無涉續志延光二年以西

部為屬國都尉領漢嘉嚴道旄牛徙四縣蜀都賦廓靈關以為門

注靈關山名在成都西南漢嘉郡劉昭注亦引之蜀之西部於唐

為雅州通典雅州廬山縣有靈關山當為沫水之所經宋書符瑞

志晉咸寧三年黃龍見漢嘉靈關則地屬漢嘉非越嶲之靈關道

也越嶲與蜀西部隔限大度河然相去不甚遠舊唐志貞觀二年

曾以雅州陽山漢源二縣屬嶺州惟殺長吏益州刺史張喬與西

旄牛夷所攻零關不在越嶲境耳 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三年蜀郡三襄夷寇蠶陵殺長吏四年犍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曰蜀郡屬國為漢嘉郡

冉駝夷者

集解沈欽韓曰明史土司傳茂州古冉駝國武帝所開地今小金川司等皆在茂州保縣西南徽外

元鼎六年已為汶山郡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四年至地節三年宣帝夷人已

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

各有部落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有六夷羌胡羌虜白蘭蚰九種之戎也其王侯頗知文書而

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

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反其邑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冬則避寒

入蜀傭賃自食夏則避暑反落歲以眾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為常故蜀人謂之作五百石子也

者至十餘丈為邛籠

案今彼土夷人呼為籠也集解王鳴盛曰案今四川徽外大金川小金川諸土司有碉房

碉字字書不見殆李賢所謂雕矣

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菽唯已麥為資而宜

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毼出名馬有靈羊

可療毒

本草經曰靈羊角味鹹無毒主療青盲蠱毒去惡鬼安心氣彊筋骨也又有食藥鹿鹿麕有

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牲牲

郭璞注山

海經曰毳雞似雉而大青
色有毛角鬪敵死乃止
其人能作旄毳班剝青頓筆毳羊羖之

屬青頓毳羖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曰正
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鬪耳貫匈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

白旄紕蜀龍角神龜為獻湯曰善何承天纂文曰紕氏蜀也音卑
疑反筆即紕也集解惠棟曰羖華陽國志作殺又注正西昆侖狗

國鬼親枳已鬪耳貫匈雕題離丘漆齒等亦因其事以名之也
戎之別名鬪耳貫匈雕題漆齒等亦因其事以名之也

地有鹹土煮弓為鹽麇羊牛馬食之皆肥
麇即麇狼也異物志狀
似鹿而角觸前向入林

樹掛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香美逐入林則搏之
皮可作履鞮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為牀音子兮反

其西又有三
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為徼外靈帝時復分蜀

郡北部為汶山郡云

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弓為武都集解惠棟曰杜佑云

今同谷郡
武都地

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氏人勇戇抵冒貪

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

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滄洛二谷之間
常為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

同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卻敵分置調均竦
起數丈有踰人功伏池凡二十一一道可攀緣而上東西二門盤道
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崗阜低昂泉流交灌鄗元注水經云羊腸
盤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峨嵯嶽岑隱阿者也
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爲號也 數爲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

年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氏人復叛遣

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名建也龍頌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

徒討破之及王莽篡亂氏人亦叛建武初氏人悉附隴蜀及隗囂

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

弓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氏人大豪齊鍾留爲種類

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集解惠棟曰詳奮本傳擊茂破斬之後亦時

爲寇盜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

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

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

文約謂文書要約也著

白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

耳雕脚之倫獸居鳥語之類

緩耳脩耳也獸居謂穴居集解惠棟曰緩金樓子作援即聶耳國也其人

兩手聶其耳故曰援耳見海外北經

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曰

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

謂護匈奴中郎將及戊己校尉等

編數都護部

守之曹

集解劉攽曰案此部字合作郡

動已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

沙棲陸之瑋寶

珠玉金碧珊瑚虎珀之類

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寶

喙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軫積於內府

火毳即火浣布也馴禽鸚鵡也封獸象也神異經曰南方

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烈風不猛

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恆居火中時時

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汗以火

燒之則清潔也傅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

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伴爭酒失杯而沃之冀偽怒解衣而燒之布

得火燿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也集解劉攽曰正文軫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

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
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算薄
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爲劣焉故關守永昌
肇自遠離啟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伐鹿芴不得乃歸中國故言肇自遠離
贊曰百蠻蠢居仞彼方徼鏤體卉衣憑深阻峭蠢小貌也鏤體文身也卉衣草服也
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旣孚改襟輸寶孚信
也襟衽也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終

後漢書八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六按補

南蠻列傳負而走入南山

案通志作負而走入南武山多武字以注引武山證之似今本脫武字

制裁皆有尾形

柳從辰曰御覽七百八十五引作犬形今案通志仍作尾形

注槃瓠馮山阻險

官本注馮作憑是

衣裳班蘭

官本班作班通

相呼為媵徒注此已上竝見風俗通

官本注未有也字

始置黔中郡注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

今辰州府沅陵縣治

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

案傳中屢言降散此獨作散降蓋降多散少則

曰降散此散多降少故改云散降也

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注零陽屬武陵郡

官本注陽下有縣字郡下有也

字柳從辰曰序文言零陵蠻注不應出零陽陽乃陵之譌歸屬賦賤柳注各本皆未正觀洪亮吉辯注武陵郡應作零陵郡則

洪見本必作零陵不誤也今案柳說是也零陵郡前漢本即治零陵縣後漢徙治泉陵當亦因中興後羣蠻寢盛慮為所逼而

耳改

蠻二萬人圍充城

官本二作一

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

今案王制趾本作趾从足雕題交趾對文鄭注交趾足相嚮然史文

多作趾此傳官本亦皆作趾毛本則趾趾岐出殊不一律雖趾

趾止古皆通作然足相嚮不必專就同川而浴言也文選西京

賦黑水元趾薛注謂小渚曰趾疑范義直以交為同以趾為川

耳此與鄭注各為一義而與禮記作趾之本義不符矣前書賈

捐之傳賂越之人父子同

川而浴此作男女亦微異

今烏滸人是也注萬震南州異物志烏滸地名

官本注志下有日字名下有也字

幸子豹率善人還復破之

官本率上有合字

比至嶺南

嶺官本作嶺然如下文嶺外官本亦同作嶺雖嶺領本通作皆未能一律也

事靜之後乃命歸本

乃原譌又已正官本不誤

九真太守兒式戰死注兒五兮反

官本注五上有音字

巴郡南郡蠻傳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集解官本考證曰文獻通

考作伺其便應從之

案此集解十六字應在下文天乃開明集

解惠棟曰

至

又注宜將去世本云弗宜將去

案通志注作乃與女俱不宜將去無

生字蓋生本即弗字或不字之譌劉謂少一不字尚失之

其民爵比不更集解劉攽曰

至

明衍民字

柳從辰曰御覽七百八十五引作其人今作民

疑後人回改之誤今案別上君長而言其人人猶是民也通志本范書仍作其民且下文亦其君長其民對舉可知作民本不誤不更為秦爵第四級獲此爵者不豫更卒之事故名不更秦人撫輯新附諸蠻優其君長使得世尚秦女優其民使得不豫更卒而但出常賦本不足異漢興常賜民爵民固不妨有爵爵比不更亦尚非真如劉氏之說以此爵屬巴氏之君既君長矣何更須爵爵又何僅止於不更抑無君長有罪得以爵除者則於說轉窒矣

板楯蠻夷傳乃登樓射殺白虎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巴夷胸

認廖仲藥何射虎

胸認巴郡縣已詳吳漢傳注集解及劉焉傳校補

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

柳從辰曰華陽國志督作咎廣韻音七感反姓也出蜀都

或乃至自頸割

案頸乃到之譌通志可證各本皆未正

困罹酷刑

罹原譌羅已正官本不誤

巴郡黃巾賊起

錢大昭曰闔本巴下有州字非

西南夷列傳西極同師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桐

案前書亦作桐師東

北至葉榆注葉或作楛

注楛原譌楛已正官本不誤今案前志作葉榆屬益都郡續志作楛榆屬永昌

郡傳文後亦作楛殊不一律

夜郎傳遣將莊豪

案後載滇王者莊躄之後也仍作莊躄此作莊豪者豪酋豪也前書言躄王滇變服從其俗以

長之長之者即為其酋豪耳書旅葵鄭君讀葵為酋豪之豪秦俗雜西戎故莊躄一呼莊豪非是二名

且蘭有楛船牂牁處

牁一作柯同字

注繫船杙也

繫原譌擊已正官本注不誤

句町縣有桄榔木注唯中焦根乃致敗耳

焦官本注作蕉今案作焦與通志合

桓帝時郡人尹珍注母斂縣人也

柳從辰曰續志作母斂前志作母斂今柳州府懷遠縣地

滇王傳率厲兵馬

厲原作吏據通志正官本不誤

與姑復楛榆拊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

拊棟官本同前志作弄棟續志

作桺棟通志亦作桺棟說文有桺無桺然桺从手當卽弄之俗體也建伶原作憐官本及通志皆作伶故書以伶爲憐之俗體故又轉寫作憐但華陽國志及前續志均作伶已據正今案前志益州郡建伶應劭曰音鈴則作伶作憐皆誤也

呂廣漢景毅爲太守討定之官本定作走今案作定與通志合

哀牢夷傳因名子曰九隆柳從辰曰御覽七百八十六引本書此下有沙壹將九隆居龍山下九字

九隆死世世相繼注子扈栗代栗原譌栗據華陽國志及通志正官本注不誤

建武二十三年武原譌元據通志正官本不誤

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抑狼柳從辰曰傳作

柳貌通鑑同御覽七百八十六引本書乃作柳邈惠氏據華陽國志作抑狼與漢魏叢書本合廖寅本又作柳狼柳抑與貌狼邈均形近易譌無從確定也今案通鑑通志均作柳貌與傳合是宋時所傳范書卽作柳貌非有誤矣章懷注引哀牢傳與今華陽國志亦皆有柳貌名不過如注載禁高以下相傳世次則有不合然注之引此不過著九隆傳世之久范史自爲書本傳原無此等世次不能據注改傳尤不容據雜史疑正史也哀牢至後漢始通中國傳載建武二十七年賢栗等率種人求內屬永平十二年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建初元年類牢殺守令反叛其內屬及叛皆書本紀此有策書可憑其名不應有誤由永

平十二年至建初元年中間僅隔六年永平內屬時柳貌又尚存則類牢宜即柳貌子曰賢栗曰類牢皆注所不載然則華陽

國志以賢栗為扈栗以柳貌為抑狼但可藉存異文若欲據以訂范書竊有未安矣亦通典作柳貌

猩猩注數十鞞夾注官本作量案通志注作又注執還內牢中案

志注中作土連下為句與上土兩與鞞同豹獸注所觸無不粒官本注粒

人相應是也餘異字皆不足記文粒折木也此本

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案通志敦作郭集解先謙曰官本莫作慕謹案通志作莫

與毛本合

及揮國王雍由調注東觀記作擅字官本注脫記字案通志注亦無記字

邛都夷傳邛都夷者至南人曰為邛河案邛字从邑惟毛本得之注多大魚長

一二丈官本注無多字案姥憐之飴之案通志注令因大忿恨

責姥出蛇案通志注作令因唯姥宅無恙案通志注今好事人

案通志注今作有

呂爲越嶠郡注嶠水源出今嶠州邛部縣西南嶠山下

案通志注部作都誤

唐邛部縣今越嶠廳北七十里

有碧雞金馬注廉平唐虞

案通志注廉平乃兼乎之譌各本皆失正

蘇祈叟二百餘人

祈續志作示今案言叟者專指蜀民所以別於夷也漢世謂蜀爲叟因呼蜀人爲叟耳

五年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集解先謙曰官本卷上多以字

謹案

通志亦有以字

其餘三十種皆來降附集解先謙曰官本來作求

謹案通志仍作來

政化尤多異迹云

侯康曰御覽九百三十六引益部耆舊傳云廣漢馮顥爲謁者逐單于至雲中大將軍梁冀遣

人求鷹止晉陽舍人不避顥顥收之使人擊殺案或脫鷹而亡也顥追捕甚急冀辭乃止

苻都夷傳梁國朱輔注梁國甯陵人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彼祖者岐

原本岐皆譌从止依通志正官本不誤者乃三家異文通志從毛改矣非

遠夷樂德歌詩曰

至

長願臣僕

均無異字然樂德慕德二章皆言今案傳載歌詩三章官本及通志

歌詩獨懷德一章僅言歌不言詩此無義可求直是范書原脫
一詩字也至章懷采夷言為注三本所傳頗有不同如提官傀
構通志作提宮傀構官本注提官傀構罔譯劉脾譯原作驛下
注罔譯傳微仍作譯可證驛為譌字已據通志注改官本注亦
不誤旁莫支畱官本注同通志莫作草那毗繼緇官本注同通
志繼作堪僂讓彼尼官本注同通志彼作皮通志注僂作屢彼作被路
且揀雜官本通志注揀皆作使魏菌渡洗官本通志注皆止作
度莫碣麤沐官本注同通志注碣作楊沐作水罔譯傳微官本
注同通志微作徽倫狼藏幡官本注幡作幢通志作墮傳言呼
敕官本注同通志言作室以上異字方言轉譯難明聲讀今古
有異東觀記又僅存輯本無從定其得失矣

攻蠶陵城集解沈欽韓曰明志疊溪千戶所本朝改疊溪營柳從辰曰

蠶陵今地已詳安紀惟據地理韻編在今疊溪營西

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錢大昭曰零郡國志作靈集解沈

欽韓曰至不在越嶲境耳今案安紀載延光二年春正月旄牛

蠻夷曰道如非靈關道何得有縣令且漢嘉之靈關山既非設守阨要夷又何必攻之乎旄牛地即在邛崃山之表瀘水出焉距越嶲本非甚遠前漢時蜀郡西部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旄牛夷本即蜀郡夷元初五年秋越嶲蠻夷及旄牛豪叛殺

長吏六年永昌益州蜀郡夷叛與越嶲夷殺長吏燔城邑益州刺史張喬討破降之亦均見安紀旄牛蜀郡夷既可與越嶲夷同叛又何為不可攻越嶲縣道刺史主兵則太守自不必行耶都夷傳載元初五年夷叛殺遂久令詔亦命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遂久與靈關道同為越嶲縣道而紀傳皆不及越嶲太守亦可疑與越嶲無涉乎沈氏好為異說非也

冉駝夷傳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有六

夷羌胡羌虜白蘭蚰九種之戎也柳從辰曰今華陽國志漢魏叢書本與惠氏所引合廖寅

本蚰作峒今案蚰峒皆無考當作蚰通志云氏其種非一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稱蚰氏此蓋中國人即其服色名之也

為邛籠案邛籠二字無義可求蓋方言也以其高言疑即穹隆之異文

有靈羊可療毒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九十一引本書靈作孺音戾今案孺音孺胡羊也胡羊謂北胡所產即今拳毛

豐尾者是矣字从需無由有戾音靈羊之靈本作孺詳爾雅及說文注後人或作孺疑孺仍孺之譌戾亦即孺之誤注

主療青盲官本注盲譌盲

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髦毼羊羖之屬注正西昆侖狗國國原譌骨

依通志正官本注不誤闡耳貫匈官本注耳誤茸

獸居鳥語之類

此及下文而類有土居官本類皆作類蓋南宋本俗字

布護巴庸之外

護各本同當作護張衡東京賦聲教布護辭綜注云布護猶散被也

改襟輸寶注襟衽也

官本注衽作衽案說文襟作衽交衽也又衽衣衿也則作衽為正矣

西羌傳第七十七

後漢書八十七

宋 西戎金宣

城

太

守范

晁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西羌之本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羌本西戎卑賤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為號

出自三苗姜姓

之別也其國近南岳

衡山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晉范宣子親數戎子駒支曰羌戎氏昔秦人追逐乃祖吾離

於瓜州杜預云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

左傳又云先王居橐橐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預云言

橐橐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及舜流四凶徒之三危山在

苗在其中允姓與三苗俱放三危者及舜流四凶徒之三危山在

今沙州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也集解惠棟曰禹貢三

危既宅鄭元云河圖及地記書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岐山

連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河關縣屬金城郡已上並續漢書文集

禹貢所謂析支者也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西羌自賜支以西至河首左右居今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曲羌

平等郡之西南也河關今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

之安鄉郡其賜支在其西

謂之賜支即析支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鄙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

隨水草地少五穀曰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曰父名母姓為

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寡婦曰釐力之

反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集解惠棟曰郭義恭廣志云羌與北狄同其人魯鈍饒妻妾多子姓一人生子

十或至百人嫁女得高貲者聘至百犢女披大華氍以為盛飾一狗皮直數十匹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

則分種為酋豪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無君臣上下健者為豪文穎云羌胡名大帥為酋如中國言魁如清云酋音

酒醕孰書序云西旅獻葵鄭元云葵讀為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也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

暴曰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

持久而果於觸突曰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病終謂之劣又

以為不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

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其人山居而多風水土剛強王政

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太康夏啟之子盤于游田不恤人事

為羿所逐不得反國也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后相即太康孫仲康之子七年

然後來賓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帝相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風及黃夷七年于夷來賓也至於后泄始

加爵命由是服從泄啟八代孫帝芒之子也后桀之亂畎夷入居

邠岐之間邠今豳州也岐即岐州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帝癸三年畎夷入於岐以叛成湯既興伐

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季武丁征西裔方集解先謙曰官本戎作羌三年乃克

武丁殷王也易曰高宗伐鬼頌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頌

之文集解沈德潛曰按商頌殷武之詩祀高宗之樂也首章敘其

伐荆楚功二章言昔有成湯自彼氏羌云云蓋舉成湯時遠夷慕

化以責荆楚非高宗時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帝武乙即武丁五

事范氏混而為一矣像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代之行天神不勝而僂辱之周古公踰

梁山而避於岐下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北古公及子季歷遂

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太丁之時季歷復伐

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太丁武乙子也竹書紀年曰太丁二年

本考證曰監本作武丁子也王會汾曰按武丁子為祖庚祖庚弟

為祖甲祖甲子為廩辛廩辛弟為庚丁庚丁子為武乙武乙子為

太丁則太丁乃武丁四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

世孫諸本俱誤今改正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

歷為牧師季歷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周自是之後

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

捷其三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

而戍之莫不賓服見詩小雅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事紂左傳

獻子曰文王率殷之采薇篇及武王伐商羌髡率師會於牧野尚書曰庸

叛國以事紂惟知時盧彭濮人孔安國注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

日皆蠻夷戎狄也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史記集解惠棟曰竹書紀年云穆王十

犬戎冬十月王北二年毛公班其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王遂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夷王穆王荒服不

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兪泉獲馬千匹見竹書厲

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廢王命

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

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

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

于汾隰二水名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

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並見竹書紀年其年戎圍犬丘虜秦

襄公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

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後

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已

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獠邽冀之戎狄即狄道獠即獠道邽即

上邽縣冀即冀縣集解惠棟曰秦紀云秦孝公西斬戎之獠王徐廣云獠音丸前書匈奴傳云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獠之戎杜

佑云狄獠並今隴西郡邽涇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北地郡集

冀並今天水郡邽音珪洛川有大荔之戎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戎國秦獲之改曰臨

安紀郡晉今同州城是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

洛交中 渭南有驪戎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昭應縣 伊洛間有楊拒泉臯之戎 杜預

注左傳云楊拒戎邑也 穎首曰西有蠻氏之戎 左傳曰單浮餘國蠻氏杜

預注云梁南有霍 當春秋時聞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秦

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 左傳莊公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杜預注戎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二十四年戎侵曹也 後十九年遂入王城於

是秦晉伐戎曰救周 事並見左傳 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

侯戍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 瓜州今瓜州也事見僖二十二年 允姓

戎遷於渭汭 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未有見左傳三字 東及轅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

戎陰戎之種曰滋廣 左傳哀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預注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集解錢

大昕曰按左氏傳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

為陸渾縣也又昭九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

諸姬入我郊甸杜注陰戎陸渾之戎也然則陸渾之戎系出允姓與允姓戎非二種此傳似岐而二之先謙曰官本曰滋上有遂字 晉文公欲修

霸業乃賂戎狄通道曰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

地千里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王聞穆公賢使由余觀秦秦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遣戎王以女樂由余諫不聽由余乃

降秦為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魏絳晉大夫見左傳襄公十三年

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

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荀吳晉大夫中行穆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後四十四年楚執

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

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

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汧山隴山之間也在今隴

州汧源縣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

渠虜其王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集解惠棟曰史記作渭南

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

將兵定之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

鄧縣名屬北地郡

後二年義渠敗秦師於李伯

李伯地名未詳

明年秦伐義渠取

徒涇二十五城

徒涇縣名屬西河郡集解先謙曰涇誤當作經李兆洛以為在山西境

及昭王立義

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

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戎

本無君長夏后氏未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

曰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

衰亡餘眾皆反舊為酋豪云

羌無弋爰劍者

集解惠棟曰搜神記作袁劍古字通

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曰為奴

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

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

已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

劓截鼻也

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

面羌人因已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

續漢書曰遂俱亡入河湟間今此言二河即黃河賜支河

湟河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金城隴西安鄉郡之西南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其畏

事之推曰為豪河湟閒少五穀多禽獸弓射獵為事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

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羌人謂奴為

無弋曰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孫忍

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公今欲復之兵臨渭首滅狄獯

戎獯音丸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

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

之或為犛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

今梓潼遂寧以西德陽郡地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

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

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

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及秦

始皇時務并六國已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已繁息秦既

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狄築長城已界之眾

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

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

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縣氏音丁兮反五縣並屬隴西郡

今金城郡地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

湟築令居塞令居縣屬金城郡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通道

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

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姐音紫與匈奴通合兵十餘

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安故縣屬隴西郡枹音罕漢遣將軍李

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

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金城郡臨羌縣有鹽池也集解

惠棟曰杜佑云今酒泉郡之北

千餘里

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曰實之至宣帝時遣光

祿大夫義渠安國

義渠姓也

覘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

人所不田處曰為畜牧安國曰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曰為不可

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

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

豪四十餘人斬之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三十餘人

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

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

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多姐等七種羌寇隴西

多音先廉反又

所廉反

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

健自後曰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曰燒當為

種號自多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

欲耀威德曰懷遠為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其獻西海之地初開

呂為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燧烽也

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眾羌遂還據

西海為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

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眾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

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時涼州部除三輔外今安定平原郡之西

天水隴西諸郡悉屬焉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

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

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

置護羌校尉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湟水東入經戎峽口右合羌水出西南山下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也皆

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

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呂明威防

光武從之即呂牛邯為護羌校尉集解惠棟曰邯字孺都見隗囂傳持節如舊及

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

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集解

日杜佑云今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

風三郡集解惠棟曰杜佑據東觀記云徙七千口於三輔案永平

范史論仍曰煎當作寇馬文淵徙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

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

零卑湍並皆強富數侵犯之湍音乃感反集解惠棟曰李善曰說

水為姓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

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集解先謙曰官本作乃從入大榆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

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

參狼羌反殺掠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集解惠棟曰盱見竇固傳

遣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

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

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曰方略為○渠帥二年秋

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罕

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街允音鈔街音階縣名屬金城郡為羌所敗殺五百餘人

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為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

允吾唐谷允音鈔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郡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西平郡龍支縣漢允吾

縣地後漢為龍耆縣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為牢姐種所

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集解惠棟曰注白石山應劭云山在白石縣東時

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算為種人所信向皆從

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眾來依郡縣種人頗有

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

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春秋莊公三十二年齊人伐山戎

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何休注
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追殺之惡不仁也
今國家無德恩不及

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
言帝王好生惡殺故不以爲功

也史記曰白起昭王時爲上將軍擊趙趙不利將軍趙括
與六十萬人請降起乃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咎由太

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尙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

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效功者皆除其

罪若有逆謀爲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以賜有功者永平元年復

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邯大破之事已具

武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以謁者竇林領

護羌校尉居狄道林爲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爲下吏所

欺謬奏上滇岸以爲大豪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林欲以爲功效奏言大豪承制封爲歸

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

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以事詰林林辭窘
窘窮也乃僞對曰

滇岸卽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涼州刺

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林以誣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臧罪

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

謁者郭襄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闕

抵罪於是復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呂父降漢乃入居塞內謹

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

卑滿種羌婦吏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

安夷縣名屬金城郡種

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二種相結為寇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云金城隴西卑滿勒姐種羌反出塞外胡三省云勒姐羌居勒沮溪因以為種名

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

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與卑滿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復拜故度

遼將軍吳棠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吳棠

領護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

與諸眾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

崇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

集解通鑑胡注案姓譜云殷帝乙有子期封太原郝縣後因氏焉於

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

傅育代為校尉移居臨羌

集解通鑑胡注杜佑云臨羌在今西平郡水經注云湟水東合安夷川水又東

逕安夷縣故城在漢西平亭東七十里湟水又東合勒姐溪水

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

餘人共寇隴西漢陽

集解通鑑胡注本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改名漢陽

於是遣行車騎

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副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

防乃築索西城

故城在今洮州集解惠棟曰郡國志云在隴西郡臨洮縣杜佑云索西故城在今岷州和政縣東亦

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

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

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郡督烽掾

李章追之

集解通鑑胡注督烽掾郡掾之督烽燧者

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

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

遣羌即為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

集解通鑑胡注河北逢留大河

之北也歸義城本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

傅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鬪諸羌胡

集解通鑑胡注募人間
鬪諸羌使之自鬪也

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

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

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剋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

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

集解通鑑

胡注廬穹廬落居也

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里

須旦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驚壞散走

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

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

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

知友妻子不免操井白肅宗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為明進侯

七百戶呂隴西太守張紆代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既殺傅

育犴快邊利

犴快慣習也犴音女九反快音時制反集解惠棟曰爾雅云犴復也郭璞云犴伏復為孫炎云犴快前事

復爲也張揖雜事作快音曳云狂復過度陸德明云快又音時設反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

人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

乘谷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護羌校尉蓋亦有一人也迷吾兵敗走因譯使

欲降紆納之遂將種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

紆因自擊伏兵起集解劉攽曰案文當云自擊鼓起伏兵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

吾等五人頭呂祭育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餘人得

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

鬪等相結呂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

塞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

胡會集附落種眾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紆坐徵呂張掖太

守鄧訓代爲校尉稍呂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東號

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

谷徙居頗巖谷

集解惠棟曰事詳鄧訓傳

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

集解錢大昕曰案上文已

有永元元年此又舉永元詞之贅也以傳例推之和帝二字應移在前文永元之上

蜀郡太守聶尙代為校

尉尙見前人累征不克欲曰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

居大小榆谷

集解通鑑胡注迷唐去大小榆谷事見章和二年鄧訓驅逐迷唐而聶尙招撫之欲以反鄧訓之政也

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尙尙自送之塞

集解先謙曰官本之作至

為設祖道令譯田汜

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曰

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尙坐徵免居延都尉貫友代為校尉友

曰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譯使搆離諸種誘曰財貨由是

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

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

集解通鑑胡注此大河即黃河河水至此有逢留之名在二榆谷北

作大航造河橋欲渡河擊迷唐

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注云于河峽作橋渡兵

迷唐乃率

部落遠依賜支河曲

集解通鑑胡注司馬彪曰西羌自析支以西濱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

支之地是為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至八年友病

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為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

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為校尉其

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其

為寇盜眾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

大夏縣名屬隴西郡集解先謙曰今蘭州府河州東南七十里遣行征西將軍劉尙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執

金吾劉尙行越騎校尉趙代集解惠棟曰代趙熹子和帝紀作趙世又來歷傳有侍中趙代別是一人

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五營

即五校也雍營即扶風都尉屯也黎陽營解見南匈奴傳也尙屯狄道代屯枹罕尙遣司馬寇

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集解通鑑胡注奔入臨洮

南山尙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强大戰盱斬虜千餘人得

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

年尙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尙營屯枹罕謁者耿譚

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

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

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曰爲漢作河橋集解通鑑

胡注卽五年貫友所作之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曰種人飢餓不肯遠

出吳祉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

驚十二年遂復背叛乃脅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

皆坐徵呂酒泉太守周鮪代爲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集解

王補曰初累姐附漢集解先謙曰官迷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爲

讐黨援益疎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

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集解

通鑑胡注水經注曰允川去賜支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侯

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眾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

徙漢陽安定隴西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安定郡東境是迷唐遂弱其種眾

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集解通鑑胡注發羌羌之別種或曰唐之吐番即其後也

明年周鮪坐畏懦徵侯霸代為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集解通鑑胡注燒當

與燒何各是一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為奴婢

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河水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又東逕

允川而歷大小榆谷隃麋相曹鳳上言隃麋縣名屬右扶風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不

能紀古且曰近事言之自建武曰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

曰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曰為非難

曰攻伐南得鍾存曰廣其眾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永平八年迷唐與鍾存東寇杜佑云鍾存別種羌

北阻大河因曰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集解通鑑胡注西海有允谷鹽池緣山

濱水曰廣田畜故能疆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集解王補曰通鑑作拳勇故胡注引

毛詩無拳無勇釋之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

過數百逃亡棲竄遠依發羌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其餘勝兵不過數百臣愚曰為宜

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集解惠棟曰杜佑云武帝逐諸羌置西海郡今在酒泉郡北千二百里欲復立之胡

注建立也立策復治郡縣也規固二榆集解通鑑胡注規圖也謀也案規有二義一訓為有

陸賈新語云魯莊公興築作之役規固山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

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植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已

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龍耆即龍支也

今鄯州縣集解惠棟曰宋白續通典云鄯州龍支縣本漢允吾縣也取縣西龍支堆為名杜佑云今西平郡縣後金城長

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

屯田五部邯水名邯分流左右今在廓州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在今寧塞郡增留逢二部帝皆從

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

失眾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千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

豪右所徭役積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

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

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

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

塞先零別種集解惠棟曰通典此下有歸南濠三字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

隴道集解通鑑胡注續漢書云鍾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谷隴道隴坻之道也時羌歸附既久無復

器甲或持竹竿木枝已代戈矛或負版案已爲楯或執銅鏡已象

兵集解通鑑胡注銅鏡映日人遙望之以爲兵也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

征西校尉任尙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

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

隴軍於冀西集解通鑑胡注冀縣之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眾羌反叛徵免

呂西域都護段禧代為校尉其冬隲使任尙及從事中郎司馬鈞

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縣名屬漢陽郡集解惠棟曰襄一作壤杜佑云地在

今天水郡尙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

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西河銀川昌化郡眾遂大盛東

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

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

隲還師留任尙屯漢陽為諸軍節度朝廷已鄧太后故迎拜隲為

大將軍封任尙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仁督

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眾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

攻沒破羌縣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西郡涿水縣界先謙曰注見馬援傳鍾羌又沒臨洮縣集

惠棟曰杜佑云今和汝郡和政縣界生得隴西南部都尉集解惠棟曰南部都尉治臨洮也明年春

滇零遣人寇襄中縣名屬漢中郡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

勤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塵晉灼云塵古勤字移屯襄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

詔任尙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

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

輔都尉時羌復攻襄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曰爲虜乘勝鋒

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

下史王宗原展己身扞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縣名

屬隴西郡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段崇守禮高南鄭人也太守

河間鄭塵命爲主簿永初四年涼州羌反溢入漢中塵出屯襄中

虜東攻塵欲戰崇諫不可願固壘待之塵不聽出戰敗績崇與門

下吏王宗原展及子勃兄子伯生推鋒死戰眾寡不敵崇等皆死

羌遂得塵殺之功曹程信時居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

詣廷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己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張掖五
年春任尙坐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
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

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

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集解惠棟曰上書求內徙也朝廷從之遂

移隴西徙襄武縣名屬隴西郡集解通鑑胡注隴西郡本治狄道考異曰上云金城徙襄武此又云隴西徙襄武紀

傳皆然或者二郡皆寄治於襄武與安定徙美陽縣名屬右扶風北地徙池陽縣名屬左馮翊上郡

徙衙縣名屬馮翊衙音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

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

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復已任尙爲侍御史擊眾羌於

上黨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集解李吉甫云山在潞州長子縣東五十六里誘殺降者

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

與羌通謀聚眾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

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

趙博遣刺客杜習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故吏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

萬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眾據樗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

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綵帛一億

已上杜季貢亡從滇零六年任尙復坐徵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

年尙幼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曰杜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集

通鑑胡注案東觀記丁奚城在北地郡靈州縣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

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羊二萬餘頭曰界得

者界音必四反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

壁設鳴鼓集解通鑑胡注自太行北至恆山限隔并冀其間多有谷道以相通今於衝要之地作塢壁以備羌寇零

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武

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

擊破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孳李容姜濟陳已曹廉旬距劉旌等二十五人誓志報羌各募壯

士預結同死以待寇太守鄧成命信爲五官孳等門下官屬元作光
和二年羌復來信等將其士卒力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二十

五人戰死自是後羌不敢南向五年天子下詔褒歎信及段崇等
賜其家穀各千斛孳及王宗原展等家穀各五百斛列畫東觀信
字伯義南鄭人故常璩述號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侯霸
云禮高殉名伯義死節也

馬賢將湟中吏人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百餘級涼州刺

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集解通鑑胡注姓譜皮樊仲之後又鄭有上卿

子皮出子罕之後楊坐徵免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為校尉參呂恩

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眾七千餘人詣參降遣詣闕賜號多

侯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令居集解通鑑胡注自張掖還令居也通河西道而零昌

種眾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部諸郡屯兵

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

賜錢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

督右扶風仲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种光見段穎傳注袁宏紀云扶風太守种嵩安定太守杜恢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南安太守杜佐北地太守盛包集解惠棟曰孫愐云盛氏其先姓奭避元帝諱改姓盛西

羌傳有北海太守盛包
案北海乃北地之訛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

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竝北擊零

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
勇士縣名屬天水郡集解洪亮吉曰案應云屬漢陽永平十七

年所更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眾僞

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

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

徵自殺龐參曰失期軍敗抵罪曰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尙爲

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尙臨

行懷令虞詡說尙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

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

使君危之尙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

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曰步

追之勢不相及所曰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

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召萬騎之

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

尾猶尋也集解通鑑胡注隨後而擊之也掩襲也截邀也周壽昌曰注作尋誤

今俗文書作尾追尚不失此意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

集解通鑑胡注言虜之路自窮不能

捷出而

寇掠也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

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

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

縣名屬北地郡

斬首八百餘級

封須沈爲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擊破先零

羌於丁奚城秋築馮胡北界候塢五百所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馮胡之北洛交以南

任尚又遣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

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

四年春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爲破羌

侯其夏尹就弓不能定益州坐徵抵罪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

部百姓諺曰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也

弓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

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尚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為羌

王冬任尚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

岸狼莫逆擊敗之會尚兵到高平

縣名屬安定郡

因合勢俱進狼莫等引

退乃轉營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

富平

縣屬北地郡集解官本考證曰以本紀參校河上應作上河

斬首五千級還得所掠人男女千

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

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

賜雕何為羌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戶

集解惠棟曰鄧騭傳作舞陽東觀記云遵破諸羌詔賜遵

金剛鮮卑緹帶一具虎賁鞞囊一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

既死而狼莫敗逃

虔人羌失援而降遵弓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又

詐增首級受賕枉法臧千萬已上檻車徵棄市沒入田廬奴婢財

物

集解惠棟曰鄧騭傳云尚坐斷盜軍糧

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

復寇傲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

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

涼二州遂至虛耗

集解通鑑胡注永初元年羌叛至是年凡十二年

六年春勒姐種與隴

西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

百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郡沈□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

夏馬賢將萬人擊之初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

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羊百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

豪飢五等呂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

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

吏

集解通鑑胡注馬賢於時爲健鬪然觀其往來奔命羌人輒議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恤軍事宜其有姑射山之

敗也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尾兩端

首尾猶首鼠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尾並作施此本後文仍作施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

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

璽書封賢安亭侯食邑千戶忍良等曰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

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

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集解惠棟曰衛宏漢舊儀云大僕牧

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中興省漢陽有牧馬苑以羽林郎監領兵敗死者四百餘人

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

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鸞音爵集解惠棟曰

段熲傳云烏音爵通鑑胡注鸞音雀鳥讀曰雀田菽衡云鸞鳥縣即鸞雀樓在涼州周壽昌曰注云鸞音爵者當是誤書鳥為鸞也

鸞安得有爵音哉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

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眾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

降集解惠棟曰即宋漢也延光中四遷為西河太守傳不載為涼州略也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

將種眾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

綵繒各有差是歲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

夔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

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

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

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曰奉祖為孝君

上曰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曰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

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曰為民利上郡龜茲縣有

鹽官即雍州之域也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在今上郡銀川之間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

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曰漑水春河漕水春即水碓也集解惠棟曰杜

佑云河漕通運船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

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眾羌內潰前書音義曰無妄者

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大也集解惠棟曰吳氏補遺云元元當作元二又王充論衡云易无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

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案易无妄者易緯之无妄傳也劉淵林注

吳都賦引易无妄云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四合爲九一元之中

四千六百十七歲各以數至陽阨故云百六之會漢書律歷志上

引易九阨云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云易傳也愚謂九阨當作无

妄字之誤九阨之說與易无妄同孟康如淳論之詳矣今易之无

妄京氏章句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希望馬鄭王肅注易

亦云无妄猶望謂无所希望雜卦云无妄災也是以漢書谷永對策

云遭无妄之卦運應劭云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

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

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見棟周易述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已爲

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無守固

地上郡四郡之人今言復三郡者當爲隴西理襄武捍蔽京師而

尚遠不要更移餘三郡須復本處是通鑑胡注單外言無蔽障而

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懦音軟而掾反集解

動身欲有進張解設難集解通鑑胡注張解者開張其說但計所

取之狀也以爲解設難者鋪設其辭以發難

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

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

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

數年馬賢曰犀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其冬賢坐徵免右

扶風韓皓代為校尉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

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閒曰逼羣羌集解通鑑胡注兩河謂賜支河及逢留大河也皓復坐

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閒羌已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

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

安集解通鑑胡注上上奏也至陽嘉元年已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

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部都尉都隴西郡臨洮縣集解惠棟曰

永初三年種羌沒臨洮縣生得南部都尉今三郡既復故復置也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

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

百級四年馬賢已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

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並詣實降集解王鳴盛曰實當作賢先謙曰官本作

賢賢復進擊鍾羌昌集解先謙曰官本鍾作種且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梁州刺史降永

和元年馬續遷度遼將軍復已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

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

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

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

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

將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百

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徵賢為弘農太守已來機為并州刺史

劉秉為涼州刺史並當之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劉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

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要服在九州之內侯衛之外言以文德要來之

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

君素性疾惡集解劉攽曰三君案時與二人語何緣得三明是二字惠棟曰袁宏紀作二君欲分明白黑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文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疾之已甚是又使

之為亂行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

遂不能從虐或作庸庸薄也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傅難種羌

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

機秉並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為征西將

軍曰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

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

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集解惠棟曰牧師苑之馬也六年春馬賢

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

愍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為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集解

惠棟曰東觀記順帝紀云六年十二月詔故將軍馬賢前伐西夷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封光爲武陽亭侯袁宏紀漢安元年十二月遣侍御史督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大合封也

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集解通鑑胡注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

塞外者謂之西羌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郃陽令任頽追擊戰死郃陽

同州縣也頽音於筠反集解洪亮吉曰案注郃陽下宜增一今字遣中郎將龐浚募勇士千五百

人頓美陽爲涼州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

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

節度罕種羌千餘寇北地集解惠棟曰帝紀作鞏唐羌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

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

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

士及河內南陽汝南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己趙冲爲護羌

校尉冲招懷叛羌罕眾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於是罷張喬

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綠北界

參綠縣名屬安定郡綠音力全反

郡國志亦無此縣注亦沿前志之誤下鶻陰縣亦然

三年夏

集解惠棟曰帝紀二年夏四月

趙沖與漢陽太守

張貢掩擊之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沖擊諸種斬

首四千餘級詔沖一子為郎沖復追擊於河陽斬首八百級

河陽縣屬

漢陽郡集解惠棟曰案兩漢志皆作阿陽傳寫誤也先謙曰官本並作阿

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刺史

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為諸羌所誘將羌眾亡出塞領

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玄等

集解通鑑胡注將如字領也錢大昕曰順帝紀作衛瑤惠棟曰通鑑瑤作瑒

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沖復追叛羌到建威

陰河

續漢書建威作武威鶻陰縣名屬安定郡集解惠棟曰前志鶻陰作鶻陰屬安定後漢屬武威宋白續通典云會州會寧

縣漢鶻陰縣地黃河西自蘭州金城縣界流注水經云河水又東過勇士縣北東流即此處

軍渡未竟所將降

胡六百餘人叛走沖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沒沖雖身死

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沖子愷義陽亭侯

漢陽太守張貢代爲校尉左馮翊梁竝稍呂恩信招誘之於是離

浦狐奴等五萬餘戶詣竝降隴右復平竝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爲

鄠侯邑二千戶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十餘年閒費用八十餘億

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

前書音義曰牢價直集解通鑑胡注案李賢注云牢稟食也古者宅廩爲

牢斷割也減割牢稟而盜之斷丁管反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

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

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爲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

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年校尉張貢卒呂前南陽太守

第五訪代爲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呂中郎將

段熲代爲校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

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

呂濟南相胡閎代爲校尉閎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

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沈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
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烏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共擊
破之各還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
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胡閔疾復
已段熲爲校尉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
張奐追破斬之事已具奐傳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
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
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
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
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
其九種在賜支河首已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
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

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强勝兵十餘萬其餘
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
合可二十萬人無慮猶都凡也集解惠棟曰此注據廣雅顏籀
云無慮大計也先謙曰大計卽都凡也無二解發
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犛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
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
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爲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
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爲邑君
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
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
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
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
蠻討破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

集解惠棟曰關駟十三州

志云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

月氏王為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

蔥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其婚姻及驃騎將軍

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

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鬪隨執強弱被服飲食言語

略與羌同亦曰父名母姓為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

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

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

集解惠棟曰冷帝紀作伶字當作冷古文伶冷通

金城太守

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天水郡之西北地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興已

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

惚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

革暫動則屬鞬以鳥驚

桴擊鼓槌也革甲也鞬箭服也左傳晉文公曰右屬囊鞬鞬音紀言反

故永

初之閒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爲

兵負柴爲械穀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

前書班固

日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恣睢肆怒之貌也睢音火季反

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

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

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事曰邊有驚

急即插羽以示急也

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徽纆

而爲虜

說文曰徽糾繩也纆索也

發冢露齒死生塗炭

齒音才賜反

自西戎作逆未

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呂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

力之損情存苟安或曰邊州難援宜見捐棄

集解惠棟曰鄧騭議欲棄涼州也

或

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

集解惠棟曰虞詡也

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

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齒積日

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尙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

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眾曰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

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絲

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已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

巨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

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奏猶上也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

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

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颺銳已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

之陳前書楊雄曰蒙盾負羽也集解惠棟曰晉語云獻公伐翟桓卻叔虎被羽先升遂破之韋昭云羽烏羽繫於背若今軍將

負毘矣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

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叛解於重崖

之上不可校計顱音盧廣雅曰顱顱類也支謂四支革皮也其能穿竄草石自脫於鋒

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

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

集解惠棟曰案係段穎語見穎本傳云張奐非也先謙曰此張奐語見穎傳惠

誤記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堪是養疾痾於心腹也

其根本

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

荒知夷貊殊性難呂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

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

宣帝

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

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集解惠棟曰當

煎當作煎當又段熲傳云熲上言曰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江統徙戎論云

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代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苦漢人

侵之永元之初騎都尉王宏使西域調發羌氏以為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

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略趙魏唐突軹關過及河內十年之中大夏俱弊此其所以為害

尤甚累年不定者雖由禦之者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掖疹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案永平元年馬武破滇

吾徙七千口置三輔馬援降先零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通典謂援徙七千口於三輔似涉武事而誤當考

貪其暫安

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

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

帝王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為父師歎曰象箸不施於土簋不盛於菽藿必

須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臣賢案史記及韓子並云箕子今云微子蓋誤

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左傳曰周平王

其戎乎後秦遷陸渾戎于伊川言中國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

將為患也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氏豪分種遂用殷疆虔劉隴北假僭涇

陽

涇陽縣屬安定郡

朝勞內謀兵憊外攘

憊疾亟也音白拜反

西羌傳第七十七

終

後漢書八十七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七校補

西羌傳

案范書蠻夷八傳此本惟西羌西域不題列傳官本則僅烏桓鮮卑題曰列傳餘傳皆無列字史通言范書八十一列

傳本皆應有列字凡此不同皆傳寫之失

西北鄯善車師諸國

案通志鄯善上有接字

其兵長在山谷

長原作常錢校據閩本作長通志亦作長已正官本不誤

吠夷入居邠岐之間注邠今幽州也岐即岐州

原注幽譌幽已正官本不誤又官本

注岐州下有也字

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注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

柳從辰曰前志

好時縣屬右扶風注云有梁山宮光武中興以封耿弇兼食美陽四傳至耿協無聞蓋順帝時國絕併省入美陽故續志不載

也唐縣今乾州西北三十五里

太丁之時

柳從辰曰竹書紀年作文丁沈約注云史記作太丁非辰案郝校本竹書紀年注据帝王世紀文丁亦曰太丁

注太丁武乙子也

武乙原本亦作武丁通志注同依王氏考證改官本注已正

於是渭首有狄獯邾冀之戎注冀即冀縣

官本注末有也字

涇北有義渠

之戎注義渠縣屬北地郡

官本注末有也字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安

紀郡

義渠今地已詳馮異傳

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注事見僖二十二年

注僖下脫公字官本有

西踰汧隴注在今隴州汧源縣

柳從辰曰唐汧源今鳳翔府隴州治

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注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

秦案

庶長見左氏襄公十一年傳杜注庶長秦爵也章懷云見左傳是惟事字當衍秦惠王時事安得見左傳乎

取郁郅注縣名屬北地郡

柳從辰曰今慶陽府安化縣治

取徒涇二十五城集解先謙曰涇誤當作經李兆洛以為在山西

境

柳從辰曰秦伐義渠因取徒涇其地當與義渠近接義渠今地既為今甘肅慶陽府甯州西北界其州東南即接今之涇

州傳所謂徒涇二十五城疑即在今甘肅涇州境至前漢西河郡之徒涇今地雖不可考然漢西河郡為今鄂爾多斯左翼前

旗地相距遠矣且涇經字異章懷此注顯誤謹案前志西河郡有徒涇無徒涇就郡求縣則涇字之誤所當先正然注誤而傳

文必不誤以義渠本涇北之戎其地宜言涇也又前志北地郡雖有義渠道而在七國時義渠戎地既屢為秦削及後秦滅義

渠猶開置隴西北地上郡三郡其大可見章懷乃以漢之義渠縣釋秦之義渠戎亦明有不合但西河地連塞外孝武時始置郡如謂義渠戎前已兼有徒經之地亦必無此理故仍以柳說為最得其近也

羌無弋爰劍傳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

其蔽火得呂不死

史案爰劍實藏巖穴中追者不覺遂以為得免范

不死則亦從而述之正以存其真也凡諸蠻夷傳所傳詭之事蹟其始皆必由其種人所自為說亦即此可通范例

河湟閒少五穀注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

柳從辰曰今西甯府西甯縣西境

於是徙畱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縣集解惠棟曰杜

佑云狄道安故今金城郡地

柳從辰曰漢狄道今蘭州府狄道州治安故今州南四十七里臨洮

今鞏昌府岷州治氏道今秦州清水縣西南羌道今階州西北百六十里西固所之西北

築令居塞注令居縣屬金城郡

柳從辰曰漢令居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

遂圍枹罕注枹罕縣屬金城郡

今地詳獻紀

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

案前書趙充國傳作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

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顏注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其說迂曲若如范書恐怒作怨怒則亡所信鄉亦就羌言不就中國言也

滇良傳又數遣使驛官本驛作譯今案通志作驛與毛本同或作譯者當是依劉攽說改之耳然東夷傳序使

驛不絕何義門雖以劉說為正並未改其字則此亦不須改字且譯驛古通作幸經注越裳重譯釋文譯本作驛是也

靜錢大昭曰閩本通下有導字通動

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集解惠棟曰杜佑云今和政郡地柳

辰曰和政郡今鞏昌府岷州東北案臨洮今地已見光武紀下又章安二紀章懷皆有注

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集解惠棟曰至徙七千口置三輔乃實

固馬武事今案建武十一年馬援破羌徙致三郡見光武紀援本傳亦言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降者必當有以安

置之此言破降言歸服仍與援傳合扶風為三輔之一亦非必不可言三輔也下文永平元年竇固馬武破羌於西邯明紀雖

亦載之而無徙置三輔事固本傳並戰事不載以主兵者武也武本傳亦但言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餘皆降散

未必其餘降者反多至七千口也如以此推之則固武徙羌三輔之說恐正因援事而誤傳耳

滇吾轉教吕方略為渠帥

官本為下有其字今案通志亦無其字

又戰於允街注街音階

原本文注街皆作衙已正官本不誤今案通志文注亦皆作衙是沿譌已久允街今

地已詳明紀

戰於允吾唐谷注允音鉛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郡

已詳明紀

唐谷故城

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

柳從辰曰唐湟水縣今西甯府碾伯縣治

集解惠棟曰杜佑

云至後漢為龍耆縣

柳從辰曰唐龍支縣在今碾伯縣南案下文龍耆章懷云即龍支也續志縣仍為允

吾則龍耆自即龍支堆乃地名非縣名謂後漢為龍耆縣誤也

臨羌長收繫比銅鉗

繫原作擊依錢校正官本不誤今案通志繫亦譌擊

永平元年

至

大破之

案明紀遣固武等在元年前史約言之

於是復省校尉官

復原作後依通志正官本不誤

吕父降漢乃入居塞內

錢大昭曰馬防傳所云金城隴西保塞羌也

復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

官本復作後今案通志作復承上文省校尉官言作復是

狃快邊利

官本快作快从犬案从犬非已詳馮異傳按補

會集附落

原無會字錢校據閩本有通志亦有已補官本不脫

永元元年紆坐徵曰張掖太守鄧訓代為校尉

案據鄧禹傳訓代紆為校尉實在章

和二年此改二年為永和元年蓋亦就擊走迷唐約言之然因此遂與下文和帝永元四年犯復矣

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

案鄧禹傳降者為迷唐伯父號迷吾據本傳演吾諸弟迷吾迷吾弟號吾迷唐為迷

吾子則號吾其叔父非伯父也號吾亦即前為李章生得者鄧禹傳作號迷吾蓋並衍迷字

初累姐附漢集解先謙曰官本姐下有種字

謹案通志無種字

至允川

川原作州依通鑑改官本不誤案通志亦作川

隃麋相曹鳳上言

侯康曰鳳舉孝廉歷張掖屬國都尉丞右扶風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見曹全碑

也注隃麋縣名屬右扶風

已詳耿弇傳

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

錢大昭曰水經注河水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谷小榆谷北

二榆土地肥美羌所依阻也

恃其權勇集解王補曰通鑑作拳勇

今案通志亦作拳勇文選吳都賦覽將帥之拳勇李善注

云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權同

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注邯水名邯分流左右今在廓州

今地已詳馬武傳官本注今在作在今案通志注作今在

東號子麻奴傳先零別種集解惠棟曰通典此下有歸南濠三字

案各本及通志皆無此三字

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注縣名屬漢陽郡

已詳安紀

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注右輔都尉都郡

官本注未有也字案注都字亦治字避改

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注襄武縣名屬隴西郡

已詳安紀

遂移隴西徙襄武注縣名屬隴西郡

案注複應省

侍御史唐喜

侯康曰華陽國志唐喜進討羌經年不下詔賜死其得罪當在此次破羌之後

京兆虎牙都尉耿溥

北原誤師依錢校正通志官本皆作兆

參兵至勇士東注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柳從辰曰今蘭州府金縣東北

光竝沒錢大昭曰闕本光下有等字案文有者是也通志亦脫

二十人共市一馬其原作各依通志正官本不誤

追尾掩截注尾猶尋也案說文尋繹理也謂從其後追繹而理之故相隨亦謂之相尋岑彭傳囂出兵尾擊

諸營彼注云尾謂尋其後而擊之義亦同周以為誤非

永甯元年春上郡沈種羌官本沈下有氏字今案通志亦作沈種羌安紀則作沈氏羌是種字或即氏字

之誤官本乃別增一字矣

種眾散遁遁原作遜依通志改官本不誤今案遁遜古通作

離河山之阻離原作雜依通志改官本不誤

而公卿選懦注前書音義曰官本注無日字

恐必見圖見原作後依通志改官本不誤

四年馬賢曰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官本呂作亦今案通志作以疑皆因

字之譌如作亦則下當云擊
良封殺之不當云擊殺良封

良封親屬竝詣實降集解王鳴盛曰實當作賢案錢大昭說同又通志作賢可證

今三君素性疾惡案上文馬賢並徵下文機秉坐徵後賢父子亦戰歿似作三君亦可通

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錢大昭曰本紀作合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據此則

作字當在隴道上

罕眾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官本眾作種案通志作眾

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繇北界繇原作戀依錢校改注同官本不誤案通志及前續志均作繇

集解洪亮吉日案郡國志亦無此縣注亦沿前志之誤案前志參繇鶉

陰均屬安定續志參繇屬北地鶉陰作鶉陰屬武威皆云故屬安定事在順帝末年應已改屬而參繇一縣章懷紀傳兩注皆仍屬之安定故

洪氏訂其誤

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鶉陰河集解惠棟曰至即此處今地已詳冲紀

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錢大昭曰漢中當作湟中案錢說是各本皆失正

戎帥騫然諾之信

案詩不騫不崩毛傳騫虧也與此義合本書李固杜喬傳論專為生則騫義章懷訓騫為違又

文選劉琨扶風歌注騫與愆通

燔破齒積

錢大昭曰齒當作貲

燔破與京古曰案燔燔志亦燔也燔者衣出而志之燔也

燔破與京古曰案燔燔志亦燔也燔者衣出而志之燔也

燔破與京古曰案燔燔志亦燔也燔者衣出而志之燔也

燔破與京古曰案燔燔志亦燔也燔者衣出而志之燔也

燔破與京古曰案燔燔志亦燔也燔者衣出而志之燔也

燔破與京古曰案燔燔志亦燔也燔者衣出而志之燔也

燔破與京古曰案燔燔志亦燔也燔者衣出而志之燔也

燔破與京古曰案燔燔志亦燔也燔者衣出而志之燔也

燔破與京古曰案燔燔志亦燔也燔者衣出而志之燔也